勉菴集

三

只二十三

へ16
2374
3

門 ヘ和
號 2374
卷 23－3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五目錄

宋時烈家藏

疏

辭宮內府特進官疏
議官許遞後引咎自明疏
辭議政府贊政疏
再疏
三疏
四疏
歡玉軒奏劄
闕外待　命疏

再疏
三疏
四疏
被倭押逐告歸疏
請討五賊疏
再疏
倡義討賊疏
遺疏
附林炳瓚疏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五目錄

京城帝國大學圖書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疏

辭宮內府特進官疏 壬寅三月二十七日

伏以天佑 宗祊 聖壽望六者社盛典聿追故禮此 英廟以後初有之大慶也八方民庶莫不歡欣舞蹈以獻萬年之祝況臣曾忝夙夜侍從之列偏被覆載生成之恩者乎今於千萬夢外特進 寵命復及於老朽之物其爲光榮不翅窮谷之遇陽春也即宜束俟駕行趍進賀班以伸臣子之分義而顧臣犬馬之齒已滿七旬病伏殃殃萬無登途之望且臣之

流落湖西三載于茲城市遼遠朝報莫憑至於國有
大慶亦未免晚時承聞今計日子無路趂期自是以
往賤臣之一瞻 天顔恐負宿願北望 象魏尤不
勝忉怛之私也仍竊伏念臣於年前辭職之章漫陳
狂言全無倫脊惶恐危蹙恭俟鈇鉞之誅而已乃蒙
聖慈天包海涵秪以不 賜批旨爲匪誅之誅於是
乎臣益復悚懍無所措躬柱門俟勘不敢更與於朝
廷之事而雖尋常接應輒自處以待罪之蹤者式至
于今臣雖無狀亦知四維之爲重則豈敢自同平人
以匪分之官爵視若倘來而犯負乘之戒貽搢紳之

羞哉以此以彼無一分進身之階而第 天恩罔極
既未有消埃之報邦慶在即又未叅嵩呼之列有臣
如此不以其罪罪之則將焉用王法爲哉伏乞 聖
明亟令攸司治臣前後負犯以肅朝綱仍將臣姓名
永刋仕籍以安愚分千萬幸甚臣無任恐懼祈懇之
至謹昧死以 聞

議官許遞後引咎自明疏 壬寅十月二十七日

伏以臣於春間猥蒙特進官之 命適值 聖上入
者祉之時而聞 命最後期促不得進只以一疏仰
籲 天陛期蒙譴罰之至及承 下批諭以道理臣

感懼交深固當蹐蹶趨謝不計慶期之已過與否而
臣自流寓湖西以來不服水土疾病愈甚未及申控
辭章而遂爲嶺外戎藥之行及秋而返則間移中樞
院議官乃何人上章辭職至蒙所請依施之 批矣
夫臣既不能奔走承 命以供一日之仕則其所以
得蒙遞改者於臣固幸矣然上言 君父何等愼重
而有此盜名之變並與莫重之 批旨而未免虛施
其損朝體傷國紀莫大於此苟究其故皆由臣罪惶
蹙悚恧莫省措躬之所也今旣審知其然而臣徒幸
職名之得遞而不思首實則是臣怠慢 君命之外
重添欺罔之罪而未知後來又有何等贗名之弊此
不可不深慮也且於春間道途訛言謂臣上章論事
至有傳誦其句語者臣聞之只歎習俗之好訛矣以
今事推之亦必有一種無狀之人或做訛言或上僞
疏以嘗試之也其包藏機變有不可測所宜嚴覈得
實以正其罪而後已者也伏乞 聖明亟 命秘書
院令查究根因以整綱紀且令攸司治臣慢 命之
罪以爲人臣之戒焉臣無任惶懼俟勘之至謹昧死
以聞

辭議政府贊政疏 甲辰七月二十六日

伏以皇天不吊　明憲太后奄棄臣民日月不駐歲
易秋屆凡在臣普愈深恫切仍伏念臣老病垂死奄
奄床笫國家之　喪變火厄荐出於四五朔之內至
于近日則外患內訌又日益急危亾之形迫在呼吸
而皆未克扶曳奔赴以伸臣子之忱自知辜負罪應
萬死但愛　君憂國根於彝性有時中夜起坐北望
痛哭者屢矣忽伏奉　特詔以臣爲宮內府特進官
未幾又轉爲議政府贊政　恩意隆重　除拜稠疊
臣惝怳驚悸五內崩隕久不省所以措躬之所也噫
當此　主辱之日雖無　恩命惟當以赴死　闕下

爲義況前後　殊恩迥出格外有非如臣踈賤者之
所可承當者則臣又何敢晏然偃息不赴　君父之
急哉但念臣庸愚之才最在人下嘗粗讀聖賢之書
而鹵莽滅裂無所得力是以分甘溝壑絕意時用於
焉犬馬之齒已迫朝暮百病迭攻而自近年來目見
國家之將亾傷心搥胸益加羸瘁精遁神離與鬼爲
隣皆皆矇矇宛轉咨嗟傍人見之亦爲代悶以臣此
狀設使冒昧進身其何能收拾神氣有所猷爲以副
陛下萬一之望哉且人臣事君惟有進退二字身進
者以身行道身不進者以言行道身不進而言亦不

進非事君以道者也然言而不見施則其無所能可知矣臣於年前贊政　恩命之下亦嘗陳其芻蕘而無所施矣今之時勢又非前日之比而臣之頑陋膠固常以爲國之興亾盛衰皆在乎人主一心奮發興起之與否耳人主之心一奮發焉則衰可盛亡可興而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矣若人主之心一向萎靡無警動振刷之意而只是因循姑息而已則雖太平全盛之時其亡可立而待矣況艱虞叵測之會乎此臣所執之意不能隨時以變者而前言之不見施猶今之無所能也惟有懷痛窮天以一死爲報　陛下之地而已伏乞　陛下深憐其意而察之亟遞臣贊政之職以授賢能仍治臣不忠之罪以爲人臣之戒焉臣無任惶恐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 甲辰八月十三日

伏以臣於本月初三日伏承地方官臣傳諭　聖批恩言溫粹丁寧懇肫末又以即爲上來爲　教臣冒請鐫職反蒙　優異之禮悸作身青危喘益促臣不過一鄉曲賤品糞土棄物有何才能可補時艱而天眷隆渥有若期於必致者然瞻聆惝惑駭笑四起此非但臣受之必有不東之災而抑恐　陛下亦未

兒有累於則哲之明臣於此益增隕越直欲鑽地入而不可得也然竊惟念今日國家之勢譬如大病之人元氣盡索虛火上冲病者厭苦口之藥其爲子孫者不惟不思積誠勸藥以求回甦之道而已也乃反相與爭貨財起鬬閧以自毀其堂宇而撤其藩籬門外之寇方且窺伺內釁持戈鼓譟欲全奪其家舍田庄而莫之禦是則病者將益促其壽而死無日矣嗚呼是豈可不爲痛哭者哉爲今之計且莫若先勸病者勿厭苦口之藥以求真元之來復然後調停其子孫之相爭者重整家事則外寇雖強亦無以乘其釁而吾之病亦日就蘇完矣蓋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者指人主之一心而言也人主之心上與天通人主欲興則天斯興之人主欲亾則天斯亾之其應甚速而其効易見雖今日局勢亦豈無良藥可用惟陛下不肯一少試焉而任彼羣小輩之打破壞亂故遂至於無可奈何矣然則其所謂良藥者捨陛下之一心而又奚以哉故臣每以陛下一心之奮發與否爲今日興衰撥亂之一大轉機也若夫某事之爲善可行某事之爲弊可祛某人之爲君子當進當賞某人之爲小人當逐當罪今世固多有能言者非臣愚

昧病昏者之所當贅陳而臚列之也臣受　恩罔極
報答無地目見　宗社生民之禍迫在呼吸而遠離
京輦聲聞阻濶雖欲為早晚赴死　闕下之訃其道
末由故今將擔至故山路次江郊瞻望　象魏涕淚
自零謹以數行文字仰瀆　宸嚴伏乞　聖明俯垂
諒察亟遞臣贊政之啣毋俾久曠天職以幸公私焉
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三疏　甲辰八月二十一日

伏以臣昨次江郊荐籲東懇冀蒙見職之得遞而不
意府郎來宣　聖批申諭以入來膺命臣伏讀惶恐

如獲重譴臣素患喘眩重嬰痢疾自在鄉第日數十
下及夫驅馳道路謫將不節遂用添劇幾至屬纊幸
荷　聖靈得以不死臣竊惟臣之一身非臣自有若
使有益國家雖死於道路無所憾恨今無一毫有補
於國家之事而公然填于溝壑則秪足為朝廷之羞
而起傍人之笑矣由是呻吟之中亦不自寧力疾擔
舁來到故鄉撼頓勞攘症形倍惡嗚呼當此百怪並
出國命如縷之時　陛下所以宵旰憂慮錦玉靡安
者當無所不至矣以臣分義道理若疾病幸至未劇
則固當承　命進　陛一瞻　天顔兼求　聖筭之

所定者而病勢如右未畢鐫職之請而遽歸窮山秋
聲裂眥彌增悼歎夫人生大恩惟 君與親今臣親
不在而所當盡心者 陛下而已目見 陛下之勢
如彼其危惑孤單日爲鬼魅妖邪之所迫脅困難而
臣未能出一力發一謀以爲救援保護之道人理蔑
矣臣分虧矣負罪含恨死難閉目惟是職名未遞不
可帶以入地強此收拾精神更瀆 聰聽伏乞 陛
下憐察而亟 賜鐫改俾臣得以安意就盡焉臣無
任瞻 天望 聖涕泣懇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四疏 甲辰 九月二十三日

伏以臣以疾病危劇冒乞鐫免已至三度而及蒙
批下終靳 俞允臣抑塞悶隘莫省所措千萬不自
意守土之臣來傳 聖諭十行 恩言如綸如綍臣
方伏枕奄奄只俟大限之至而荷此非常之 恩五
內震越精神遁喪寶莫曉 陛下所以爲此格外之
舉者何故也非大臣與儒賢而特加之殊禮者必以
其人才德出類足以匡君而濟世也苟施非其人則
徒褻 恩命反損國體後雖眞箇有其人亦將望望
若凌而去矣此古明主所以愛嚬笑而愼一舉措之
間者也且臣之病勢漸到十分地頭舊痾新祟互裴

交攻食飲專廢氣息如縷人之有爲恃志與氣耳今
氣已澌盡志何能獨存此臣不能進者然矣而又有
不可進之義大於臣之病者即剃髮之事是也寧存
髮而死不去髮而生寧爲華爲人而亡不爲夷爲獸
而存此臣平日所執之意已有所仰陳於丙申疏中
矣今朝廷剃人民亦剃以此時召臣將欲安用之乎
臣不幸生到今日忍見　先王之臣民化爲鬼獸之
形心摧膽裂恨不即滅尚豈可褰裳揭脚以涉其流
而從其波乎此臣不可進之義大於臣之病者也臣
自蒙　諭旨至今十餘日而病不能收拾精神陳情

丐免亦復遷延其違傲逋慢之罪自不免攸司之誅
矣伏乞　陛下亟遞臣職毋徒事撕捱爲則實公私
之幸也臣無任惶恐俟罪之至謹昧死以聞

漱玉軒奏劄　甲辰十二月二日

伏以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
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亡
由是言之國之興亡天初無意於其間惟視人主得
民心與失民心之如何而降之命爾臣每讀前史遇
國家得失興亡處未嘗不扼腕奮臂切悲其時人君
之迷不知悟而自趨於亡者是固可恨也至於爲其

臣下者徒受國家之厚恩而不思報効阿諛苟容巧避時君之怒者不啻欲手劒而臠分之此固不自知其臣是何性而適當國家今日之勢臣不幸老而不死方膺　召命入對　咫尺之下臣雖欲避忌諱順旨意以邀目前之寵其亦有按住不得者也雖然臣久伏畎畝不聞世故其於政令之得失臣下之賢否皆未能詳知惟以四方民心之向背觀之則其危急存亡之機迫在呼吸雖伊呂管葛當之尚不及措手況何暇及於政令之誰得誰失臣下之某賢某否哉然苟深究致此之由而論當下之藥則畢竟只在乎

怠改失政急進賢才猶愈於坐而待亡者也噫彼所謂民會者聚衆不平之徒糾結醞釀已非一日而外挾勢於強隣內藉端於朝政不有　君父之嚴命不有政府之大官擅奪罪囚恣口詬詈甚至有　闕門會哭之變噫紀綱絶矣名分亡矣國何以爲國人何以爲人哉斯民也是皆　先王覆育之赤子禮義之遺黎初非有樂禍喜亂之性者也亦非無尊君愛上之心者也胡乃一朝易性換心至於此極也嗚呼此豈可不爲寒心而痛哭者哉雖然此衆民者之罪固無可言而尚未聞　陛下之如何修省政府之如何

變動臣固仰　陛下臨意整暇之感德弘量而臣實未知今日所恃者果在何處乎欲恃天乎則民心即天心民已如此天心亦可知矣欲恃政府乎則今之政府正役之所讐視者也蓋役亂民之徒悖則悖矣逆則逆矣論其罪狀當誅何疑然獨不思乎政府所以自爲者有以所召之乎　陛下試思之近日居政府者果皆何如人耶縱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諸葛亮者猶有能心存國家與君同休戚者乎縱未有面折廷爭補過拾遺如汲黯者猶有能不爲巧言佞色以逢迎人主者乎縱未有宦官宮妾不知姓名如王素所言者猶有能粗守雅操謹身知耻者乎纔言不如此則必皆貪權樂勢諂諛姦詐之徒耳必皆蠹國害民謀利聚貨之徒耳必皆棄禮義捐廉耻患得患失之徒耳必皆販君賣國爲賊倀鬼之徒耳如此之類盤據進退數十餘年黙則國何以不病民何以不疲人心何以不離散而禍亂何以不荐至乎然殷高不遇雊雉之災則不能致嘉靖邦國之効周宣不遇共和之亂則不能致周室中興之美句踐不遇會稽之恥則不能成報齊之績蓋多難所以興邦亂極所以思

治也　陛下固知今日事勢之無可奈何矣然其轉移變動之機猶在乎　陛下料今臣下之得罪最重爲民所切齒腐心者誰其甚者政令之爲時巨弊使民疾首蹙頞者誰其甚者臣誠愚昧固陋不可枚舉而歷言之黙其在官貪鄙循私滅公締結無賴之輩以賄賂挾雜者則可誅爲觀察守宰貪饕剝割以魚肉生靈者則可誅專事聚斂損下益上以歛民怨而歸之上者則可誅挾邪術左道以惑君上者則可誅挾敵國外人以脅　君父者則可誅或爲契券或爲條約以國權土地與人者則可誅

滅棄綱常斁敗彝倫言必毀聖人者則可誅厭薄古道樂慕外俗好新異而尚奇巧者則又可誅也於是乎擇賢才以任政府則擇一國之有德望爲衆所信任者置諸政府之首次選材智之士以爲之輔佐而專任責成不使小人間之去別入侍之襍進汰承候官之濫差使肅清之氣行於宮禁然後復臺諫以求直言開　經筵以輔君德杜借啣以重公器絶請託以閉私逕密勿謀猷以防漏洩振舉紀綱以警頽惰則朝廷之規模立矣朝廷之規模立而民始信向於上政教命令無不行之病矣此擇賢才所以爲收民

心者然矣又次而禁聚斂以保百姓則國家自設內
藏院以來其流毒百姓貽禍八方自有國後所未有
也私土之屬公當還給矣賭租之倍徵當量減矣各
港各市無名雜稅當革罷矣各道捧稅官及委員各
邑派員之類當召還矣觀察守令之以財得官者當
罷免矣推以至於宮闕寺刹京鄉土木之役當停止
矣巫覡僧尼山川祈禱之使當罷逐矣又其他賞賜
之無度飲食之無節者皆當省減矣至於軍卒服裝
之用異織異製者皆當易之以土織國制矣盖欲尚
廉耻則必自朝廷先守恬雅退讓之節欲革奢侈則
必自聖躬勿用錦繡珍玩之物矣此禁聚斂所以
爲收民心者然矣又次而興學校以養人才則五倫
三綱之於民猶飲食之於日用不可一日而不講者
也故古昔人君之爲久安計者必先導民於教化之
中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民不好作亂
民不好作亂而其國不久安者未之有也然是何嘗
人人而教之家家而化之哉亦不過達中正之道以
示於民而民自趨於教化耳示之以孝而民自養其
老矣示之以悌而民自親其上矣示之以順而民自
不相爭矣由是言之則今日綱常之不明由上之無

教化耳自甲午以後太學之廢置于今幾年矣誠能
斷自　宸衷免出成均館之附屬學部者而歲一
駕幸親釋菜于先聖先師優劃學田以養諸生明立
教條以正學術推以及於各郡鄉校極尊聖之道而
盡興學之方先賢院享之可合復設者聽其重建山
林隱士之可合徵用者許其禮羅以培養士氣興起
民心使舉國曉然知孔孟程朱之道之可尊而三綱
五常之教所以爲生人之大本則設淫邪遁之說不
禁自熄人人皆有忠君愛國之心矣我國雖小其民
固皆被先王之澤者也今又教化之如此其至則民

之從義也如水之就下不待上勸而秦人無衣之謠
徧於一國矣是豈可不舉以爲復讎之師乎此養人
才所以爲收民心者然矣又次而修信義以交隣國
則臣內事之不知外務之何聞但觀國家自自主以
來變故層生禍患不測只見其危而不見其安只見
其逼辱日加而不見其體貌有尊臣未知我之信義
無闕而彼以侮弱之心待我以無狀耶抑我無信義
故彼亦不以信義待我耶只以今日全國財源利權
之見奪於彼者言之則金銀銅鐵煤炭之壙蔘圃森
林鐵道漁採之利以至于布帛器用之屬無大小巨

細凡可以補國財而寄民命者皆歸彼掌握而無遺利矣猶且不足置顧問官於各部而專管一國之稅納與政法則以朝廷與之矣土地家舍惟意占取山林川澤假意請求而至於鑿開南山則以土地與之矣勒募役夫輕殺人命視我民若草芥奴隸而我不能出一言則以人民與之矣然此皆在我之賊從中協美凡彼之所欲而求言者與已言而不可必得者皆成於我賊臣之手而無不如彼之意者然則彼將何所忌憚何所顧惜而却自來之食乎以此而臣知交鄰之不能以信義也苟我以信義則彼亦當以信

義報我矣豈有踐踏凌侮之如此其極哉此信義之失不可以不亟修者也又次而正邦禮以救末失則臣伏見甲午以後邦禮之失其大者五　宗廟位版有明賜謚之創去一也　追尊四世時　眞廟　憲廟哲廟之闕而不舉二也　景孝殿及　洪陵饋奠之不撤三也　純明妃喪臣民服制之亦以朞年四也文廟祝式不書　御諱五也蓋以中庸所謂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者觀之則　陛下所踐之位豈非　列聖先王所踐之位乎　陛下所行之禮豈非　列聖先王所行之禮乎夫踐　列

聖先王所踐之位行　列聖先王所行之禮則亦當
尊　列聖先王之所尊亦當親　列聖先王之所親
也　大明天子豈非　列聖先王之所尊乎　眞宗
大王豈非　正廟之所尊而　憲廟　哲廟亦豈非
陛下之所尊乎以是言之　有明賜謚之創去也
眞廟　憲廟　哲廟之不追尊也皆可得以議之也
今且以　有明賜謚言之則說者以爲旣尊　太祖
爲高皇帝則　有明賜謚之仍存豈無不便乎若如
此言而必不得已而不能書　有明賜謚四字則但
曰　太祖康獻尊號徽號高皇帝有何不可而必盡

削去之乎況自　定宗恭靖以下初無不便之端而
一例削去者又何也又若以爲以周家土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例之則我　先王今與　大明天子尊同
故不當更用其賜謚也此有不然者周之組紺以上
雖享天子之祭而其爲殷臣則無異也我　穆祖以
上　先公皆曾仕於羅麗矣未聞以　太祖受命之
故削去　先公羅麗所授之職也又若以爲今旣自
主矣不當復用　大明所賜之謚也此亦有不然者
湯不諱爲夏臣武王不諱爲殷臣我　朝豈可獨諱
爲　大明之臣乎自　崇禎以後天下之義我東者

以其有尊周大義也　大報之壇　萬東之廟所以
輝光著明於天下萬世者顧何如而乃欲深諱之者
豈所謂行其禮而尊所敬乎此失禮之大者一也
眞廟乃　正廟之考也　莊廟乃　正廟之本生親
也今於追尊之地乃擠　眞廟而以　莊廟是則以
莊廟爲　正廟所受之統而　眞廟不與也　正廟
在天之靈其肯以爲妥乎否乎　憲廟乃　文祖之
適嗣而旣陞爲世室則百世不遷之廟也　哲廟親
傳統於　陛下則又　陛下之所當尊也今皆闕而
不舉是何義歟此又失禮之大者二也至於　景孝

殿及　洪陵饋奠之尚今不撤者臣固知　陛下痛
乙未之溟讐存衆生之所而寓臥薪嘗膽之義也然
臣竊以爲與其爲此過中之禮以取譏於萬姓也寧
推　聖后當日節財愛民之心惜一金之費而資以
養士卒以與舉國臣民同仇也今不能默而徒爲非
禮之禮以累神明若　聖后有知豈不歎息怨恨於
冥冥之中日望其亟撤饋奠之享而專致力於報復
之事哉臣又聞三淸之洞有妖巫敢設　聖后神位
亦奉饋奠其邪妄之罪不可不亟誅而撤其神位也
此又失禮之大者三也臣伏見　純明妃之喪臣民

服制亦以朞年磨鍊臣未知此何據也　肅廟時
端懿世子嬪之喪　純廟時　惠慶宮之喪皆莫之
行也惟王后之喪臣民乃行朞服此乃我國家禮已
行之明據也今以所以服后者服　太子妃則異日
將以何服服后乎夫臣民所爲后服者以其曾母臨
一國也　太子妃未嘗有母道於臣民則今當何名
而爲服乎此又失禮之大者四也臣又聞　陛下自
進大號以後　文廟祝式不書　御諱不曰敢昭告
而只曰遣臣致祭未審信然乎夫帝王之典禮咸出
於聖師之述作帝王之德教必賴於聖人之繼開故

歷代帝王莫不北面以師禮事之尊師所以尊道也
師禮愈隆而帝德愈高此有聖人以來不易之大義
也況當此夷降爲獸之日倘聖言毀聖道者盈天下
陛下以大君之尊兼師道之重正宜益尊聖人益隆
師禮以導率萬民也豈可反降其禮文以自尊而卑
聖人乎此又失禮之大者五也然則　宗廟位版
有明賜謚不可不還書也　景孝殿及　洪陵饋奠
之禮不可不亟撤也　純明妃服制臣民朞年不可
不改正也　文廟祝式不可不復舊也惟　宗廟追
尊之失禮者不可以臣之固陋而臆斷言之也當更

議于廷臣及儒賢者也若曰景孝殿洪陵饋奠之禮及文廟祝式皆用大明已行之例也夫大明之禮好處極多今何可不學其好處而乃學其偶然不好處據以爲不刋之典乎程子曰禮一失則亂再失則爲夷狄況今之所失不止於再乎此邦禮之失不可以不亟正也嗚呼凡此五事者其於救今之弊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其不勝明矣然苟自此而進則其他切急之務當行之事皆次第而舉天命有迓續之休而人心有收拾之望矣如其不然則民之覆國猶水之覆舟雖以雷霆之威萬斤之重壓之譬如方焚之火愈撲愈熾方湧之泉愈壅愈潰未見其有安戢之長策也雖然臣之所大憂者不在乎民之煽亂而只在乎陛下一心之或有未正耳蓋盡天下奇謀良策皆莫加於正心二字此愚臣所以前後進言皆不能捨是以爲言者也臣感激恩遇冒昧登對庶遂一瞻天顏之願然既老且病不得更入天門一辭楓陛咫尺萬里臣不勝涕泣戀結之至取進止

闕外待命疏甲辰十二月八日

伏以臣於日前冒登前席以劄以奏略陳愚悃觸

犯忌諱言不知裁臣自知罪重合受萬戮退伏闕外恭俟鈇鉞之誅臣伏念　陛下自今年六月以後特用殊禮以　召臣於畎畝之中者豈嘗欲一見其面而止哉蓋意其有一得之愚可以裨補國家耳今臣待　命闕外已六日矣使臣言善也其採而用之當不俟終日矣如其不善也其斥而罪之亦當無所惜也善而不採不善而不斥是　陛下直以臣爲戲也臣雖無狀亦知羞恥何　陛下輕視臣下至此也且臣所言諸條雖不足槩於　聖心然其於目下切急之務亦不無少補而行之又無所甚難矣設使有

難行者　陛下心中去一私字而沛然行其所無事矣　陛下心中之私與　陛下所居之位所臨之國其輕重何如也且臣未知今日是何等日也外人之侵侮凌踏猶屬歇后而至於國內警察之擔任則上無朝廷矣下無人民矣如此而　陛下猶不能奮裁惕厲朝廷猶不能洗滌振刷五百年　宗廟社稷三千里疆土生靈將付於何地乎臣言念及此痛哭欲死遂至於大發狂疾而靡所止也噫姦詐讒佞欺負之徒爲人所指者不即斥退者舊閒散朝紳之中乃心王室者不即登進臺諫上規人主之過下正百官

之失者不即復置而非　勅任不得上疏之法不即
除去則朝廷無可正之日矣民之苦於虐政甚於猛
虎內藏院所屬賭稅之濫捧者不即量減守宰之以
財得者及考下封庫者不即罷黜則百姓無可保之
日矣公法者萬國交際之所主而我國獨不能行太
學者一國教化之所關而附屬於學部者皆何歟至
於典禮之說則雖不能盡如臣劄所言者而改正之
然其一二事之易行者亦不可從則其難行者復何
可望耶先儒之告其君曰陛下不免有私心故至於
有私人有私人則私財私事皆所以亾國也臣竊誦

此言未嘗不歎息痛恨也臣於　筵席又嘗以展謁
宗廟及下哀痛　詔事奏筵而尚未聞有　處分此
亦有何所難而不能即行耶且臣又有所仰達者
陛下每以夜視公事晝就寢所反陰陽之常乖節宣
之方百事所以廢隳者由此也　陛下欲無爲則已
如欲有爲則從此以後當夜中而寢日出而興復古
朝參常參次對輪對之法以日接羣臣然後百事可
爲也臣一退　天陛呼籲無地忠憤彌中按住不得
茲具短疏更瀆　宸聽蓋臣既膺　命於屢　召之
下而至矣言而不見施則亦當受罪而去矣豈有俛

首伲只以一　賜對爲榮而退哉伏乞　陛下亟
下雷霆之威治臣狂妄之罪以爲人臣者戒焉臣無
任惶恐隕越痛哭迫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甲辰十二月二十四日

伏以臣於日昨祗伏承三度　聖諭使就安下處調
病臣奉有　恩言伏地感泣雖即日歸死溝壑無所
憾恨但伏覩今日國家事勢臣擔　陛下而將安往
哉以言乎　陛下之左右則諂諛巧佞之徒厭然媚
於前而潛懷欺慢之心百方爲販君賣國之事矣以
言乎　陛下之朝廷則其小人者固皆內結姦細外

挾強敵以爲盜權取祿之計矣其稍存體面者又皆
惜身避事累然却後舉懷吾君不能之心矣以言乎
陛下之百姓則樂禍思亂之類騷然橫於途而敢肆
罔測之言不憚爲引寇導賊之倀矣以言乎　陛下
之隣國則狐媚狙詐敗盟負約專行并吞之術而自
攬政法之權縶我手足箝我口舌不知又做出何樣
禍變矣嗚呼　主孤如此國危如此臣縱不能碎首
刎頸以報　陛下之萬一寧安忍擔　陛下而去哉
抑　陛下既以此時召臣寧復以此時遣臣哉臣待
命闕下已浹朔矣前所陳諸條既以方言戒蒙

聖責則臣固當緘口甲管以俟上蒼造化之如何而已夫何敢更攙他說重犯瀆擾之罪哉惟其哀痛之極情不暇擇中呼號之急聲不暇擇節今臣抱哀痛之極而奮呼號之急則奚暇論及於情之中不中聲之節不節哉蓋自古失國者有爲權臣僭竊而失者矣有與敵國戰不勝而失者矣未聞有以言語文字作契券成條約舉全國與賊而不交一兵不發一矢而失者矣如以近日貨幣矯正事言之矯之誠是矣第未知矯之將如何也若必先借款於外國則必當有典物矣有典物則必當以土地矣以土地則 陛下受 先王疆土人民之託乃欲一朝舉以與人耶且臣未知借款將用於何處乎蓋將稍收惡貨以爲交換之資也然 陛下料能以三百萬元若一千萬元盡可以換惡貨耶始換之而無資以繼之則喪亂之興當不俟終日矣設使資眞有餘一開交換之門則無論內外國人其姦猾之徒之盜鑄愈惡難保其必無矣況初無可換之資乎然則無問多少借款之日即無國之秋也比聞此約已成臣於此尤不勝哀痛之極也然幸而姑未借來則臣願即繳還其契券節財儉用徐俟國力稍紓然後議之可也彼若以敗

約責我則雖空徵數月之息寧不愈於割肉而充腹者乎然苟求此禍敗之由皆依附二字爲之祟也自甲午以後羣兇中指爲俄黨日黨者舉世皆知之矣然小人亦何常哉或朝俄而暮日或朝日而暮俄者皆是而又一邊附俄一邊附日爲乘勢取利之計而已外人亦惡其無常故操縱緩急常有術以處之而於中取事焉則無論俄黨與日黨皆墮其術中而不自知而其旨趣之同歸於賣國則一也試以近日以俄黨得罪於彼者觀之則今皆攘臂得意無復忌憚者是何也必皆爲趙之郭開者也然古之郭開受賂於人而獻其國今之郭開納賂於人而獻其國嗚呼此豈非可痛者耶雖然 陛下不知而用之耶抑知之而制於彼不得已而用之耶若不知之則 陛下何不以其事觀之也若知之則彼雖挾勢亦我之臣子也何憚而不能即誅也臣願自 聖心先斷依附他國之根株確立 聖志不撓不屈寧自主而亾不依附而存凡羣臣之中依附外國者並皆肆諸市朝以號令一國然後務勤內修之方亟圖自強之策一如臣前劄所言者心心念念惟在於安民而保國則彼雖無義亦當畏天下之公議而不敢遂吞我矣此

臣之日夜伏地庶幾望於　聖明者也　陛下若果不能則不必煩降　溫諭使臣退去願乞早　賜斧鉞之誅使臣得免爲俘虜之鬼亦　陛下終始大恩也臣無任哀痛危迫之至謹昧死以聞

三疏　甲辰十二月二十八日

伏以人臣事君有從命而不違爲恭者有覆逆其不可爲義者從命而不違者以容悅爲恭者也覆逆其不可者以陳閉爲義者也故舜之命龍也以出納惟允戒之惟允即以義之謂也若只以出納爲恭而無惟允之義則乃所謂惟其言莫予違而讒說殄行不得以聖矣豈大臣事君之道哉臣於日昨陳疏冒言不可去之義而尾陳借款之必亡國依外之必取禍言雖狂妄理實自直庶幾　陛下之感悟而朝廷之警省也及伏承　批旨下者則不過是文具例式而似不全省疏意者臣惴惑憂歎竊計以爲出納之官政府之臣能使小知事君之義則固當覆逆繳納使王言一出於誠實而不示臣下以厭言自是訑訑之色可也乃熟視無一言至於使臣作爲怪舉不受批旨而亦不能聲罪致討以少扶國綱於此而可見朝廷紊亂之一端而今日禍敗之所由至也且　陛

下無故召臣而不能施一言又無故退臣而不欲共
患難是則　陛下初以臣為不足爲而其所以　召
之之勤者徒虛禮耳臣若不來則已既來則安忍見
國家之將亡而不言乎既言則安忍見　君父之將
危而捨歸乎臣既無可退之義而其所言又皆關繫
國計之大者則臣不可以言不見聽爲可休而止矣
謹用古人封還詔書之例其本月二十五日所下
批旨謹隨短章還納伏乞　陛下更取臣疏而詳加
省覽仍治臣不從　命之罪以為人臣之戒焉臣無
任惶恐待罪之至謹昧死以　聞

四疏乙巳正月二十六日

伏以獻歲裴春三陽載回　孝惠殿練祥　懿孝殿
卒哭奄過伏惟　聖衷　睿懷倘復何如仍伏念臣
於本月初一日伏承會計院卽臣所致　內賜錢米
臣伏地惶感固當拜受不暇而但念國內飢寒者非
臣一人且臣屢蒙　陛下大恩曾未有涓埃之報何
敢更以區區計活爲　陛下憂哉已令使者還納計
即有以關　聽也嗚呼臣向伏承退去之　命今近
一月矣臣非不知　陛下待臣之薄厭臣之甚然臣
猶不能決然退去徊徨躑躅於歧路之間者豈有他

哉誠望　聖心之萬一回悟而庶幾復見　天日之明矣迺伏見近日所下　恩命以臣爲京畿觀察使者臣於是乎益見　陛下無意於國家之興亾不容臣一个也雖然以　陛下始初召臣之勤望臣之厚而觀今日之所爲似不全出　陛下之本意而必有宵小輩之譖言使　陛下過疑于臣也臣雖無狀豈忍以將死之年利一觀察使而來哉夫人君以雷霆之威秉萬旬之勢臣下有罪誅之可也賜之死可也竄逐之可也未聞以利誘之而使之去也　陛下何不諒臣至此之甚也且臣前後所陳雖無倫背反以

察之非全無一言可採者矣只以賢邪進退一事言之販君賣國之賊依舊盤據於　陛下之朝迭聚歛貪虐之賊依舊出入於　陛下之左右姦佞諂邪之賊依舊濁亂於　陛下之政令而　陛下一向不察信任庇護上以失皇天眷顧之心下以失萬民愛戴之意使　先王神靈有殄享之悲而四方百姓興号喪之歎　陛下獨不見自古人君之惑於小人以自亡其國及其亢爲匹夫而不可得然後悔之已無可及者乎況今強敵在傍嗜舌如箕不知何樣變故起於一朝而至爲不忍言不忍聞之兇說以載於所謂

新報之中臣一聞其語骨驚膽掉直欲一劒自刺而無生於世也雖聞旋已改正然以其宣戰書頒布後施我之政略觀之其誑誘愚矣必欲亾我者久矣夫安知其非自有苗脉不憚先泄也耶由是民心日益浮動胥興虛訛若不保朝夕者獨　陛下不聞不知時以爲泰山磐石而不少懼耳嗚呼天乎若之何若之何哉人皆言今日國勢已去雖欲悔之已無及改矣臣獨以爲不然誠能發自　聖衷大加奮勵持一環刀斫案起立先取賣國亂政之五六賊臣磔之於市又取左右所列珍玩奇物盡行撞破示天下無私然後凡姦細佞行之徒各以其罪誅竄之進一國老成有德望者置諸政府之首次擢賢才列于庶位使之專任責成凡政令之病國害民者一一除罷夜以繼晝務行善政有雷厲風飛之勇而無因循姑息之弊則不過朞月之內整頓得五六分可使民心復回而天意重得矣如此而彼鄰敵者猶行併吞之術而必欲逞惡則我固與天下列邦證約立盟通用公法矣豈不能移照各國會合談辦以求天下之公論乎若我自無爲依舊是沁沁泄泄之態則彼隣敵者固視我如囊中物矣雖列邦者亦當以爲應然而無所

鼓公憤矣世安得有如齊桓公存衛存邢之義者乎
且自古國家之大禍莫甚於依附他人則雖親伯叔
亦不足恃惟吾主吾國吾行吾事惟其善而已善則
天下之人皆當助我不善則室中之人亦皆叛我矣
天下豈有爲善而亾其國者乎嗚呼臣非不知陛
下大厭臣言欲遂緘口而速去矣然臣一息未泯不
忍忘君耳目所觸性情所激又不忍不言伏乞陛
下憐而察之若夫觀察之任更在朝廷擇而授之臣
不必煩言而辭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被倭押逐告歸疏 乙巳三月十五日

伏以臣妄論時事大爲日人所忤拘執數日不幸不
死至被押逐辱國辱身伏念臣雖草芥以爵則一國
之重臣也以齒則耆社之老物也設使所言有忤于
彼渠固當量之以理不當肆其威福以失鄰國之體
也今乃不有其爵不有其老恣其胸臆擅自操縱無
禮無義眞夷狄之無責者矣何足云但以我堂堂大
韓土地非不廣矣人民非不衆矣强仁行善非不足
以自大矣守信明義非不足以自立矣乃萎靡卑弱
自失主權使彼輩之無忌憚至於如此國勢之可爲

痛哭者豈直此一事而已哉臣于役于此雖欲求死
而皆不可得則從此當與　陛下生死辭矣嗚呼臣
之初來豈意是哉不能使　陛下聽臣而弭喪亂之
禍則亦當受斧鉞嶺海之罪矣乃世變之不可測而
爲日人所逐而去耶嗚呼人臣有君而不能事國以
而不能救天下後世論爲臣不忠者必以臣爲首可
不痛哉雖然臣去而更無一人爲　陛下保全計者
矣耶雖有以國之禍亦無肯爲國家死者而臣之朝
夕殘喘更不能爲　陛下來矣伏乞　陛下愼無以
國家爲戲亟取臣前後所陳者而留意焉勿使小人

者專行剝喪則　宗社之幸也生民之福也臣經過
闕下不忍便訣冒悚露章仰籲苦衷嗚呼四十年君
臣之義止於此而已矣臣無任瞻望痛哭之至謹昧
死以　聞

請討五賊疏乙巳十一月三日

伏以噫嘻痛矣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豈有如今番
擅印外約之外部大臣朴齊純內部大臣李址鎔軍
部大臣李根澤學部大臣李完用農商工部大臣權
重顯者乎當初彼使既爲此新約成立而來則我政
府必無不知之理矣既知之而不能通諭一國示民

以必死之義乃設會議之席於半夜人不知之時觀其舉措賣國之事已七八分成矣至臨議席而 陛下雖被困迫而能一震 天威如孫討虜之斫案參政及諸大臣能拚死痛斥如先正金尚憲之裂書而頭可得約不可得則彼雖列兵勒迫當奈我何哉且況有各館耳目之傍觀我國人士之奮起則彼又豈可盡行屠戮乎設使彼不自戢凶虐敢以大砲從事與其屈首下心蒙恥受汙而亡曷若一奮氣力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如北地王諶之言乎顧乃計不先定惴惴慄慄雖有 陛下之不允而終未免

柔懦巽劣之態雖有參政之固拒而僅亦不書可字而已此倭賊所以敢於勒迫而齊絕諸逆所以敢於擅許也然則若齊純以下諸逆者素以倭賊之倀鬼以賣國爲伎倆無忌無憚恬不爲怪此固萬剛凌遲而猶有餘罪者也至韓圭卨身爲政府之長官既不能慮事於始而又不能正其下亦惡得免溺職之罪乎且彼倭賊者恃其稍強氣驕志溢以刼隣搆怨爲能事以敗盟壞約爲長技不念同文之大義不顧各國之公論專欲吞噬恣行無憚世若有桓文之君若此者豈肯捨而不殪殄滅之耶雖然此實非一朝一

夕之故而乃彼積年經營而成者則其勢不但如是而止耳彼自馬關條約及日俄宣戰書以來凡稱保全我獨立及領土云者幾次矣其占奪我國利益也動稱韓日兩國交誼愈密者又幾次矣其欺詐侮弄不可測者如此則今彼所謂皇室保全云者　陛下果深信之乎迨此君位猶未替人民猶未亾各國公使猶未還之時而契約之書幸而不出於　陛下之準許參政之認可則彼之所持者特不過逆臣輩勒請之虛約也宜先亟取齊純以下五逆之首正其賣國之罪擇遣外部之官飛照日館繳滅其要盟非盟之偽契又急通照于各國使館大同會辦聲明日本特強刼弱之罪如是而　陛下之心事人民之情願可以昭布于天下各國使天下各國之人亦知我君民之本心而奮裴振起之功可以轉亾爲存回死爲生矣今若一直畏縮而已則所畏者亾耳今旣亡矣復有何畏懼者也假令因此而增彼之怒　陛下獨不聞　大明毅宗殉社之義乎且　陛下視齊純以下諸逆之罪爲何如也乙未之逆固爲古之大逆也然此五逆者則其罪反有甚於弑父與君者也今以此大逆猶容其一時偃息在覆載之間彼雖倚藉外

勢以脅　君父然亦猶我之臣子也　陛下何忍與此賊共戴一天而尚不下　處分耶今若發一號令則以萬民共讐之義不待司法之官而逆屍已膏街矣臣自今春遭罹以來羞憤欲死至于秋冷宿痾添劇奄奄將盡垂至今日而忽聞此罔極之報喪魂落膽欲起還仆更不能擔舁詣　闕以伸畢義之願敢此強收短精替控血懇轉首北望泣涕如雨而已伏乞　陛下勿以臣將死之言而忽棄之亟行臣討國賊繳偽約之請俾國家亾而復存焉臣無任痛哭隕絕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乙巳十一月十四日

伏以臣昨伏承地方官臨宣　聖批諭以當有斟量臣奉讀惝惑以為斟量云者疑而未定之辭以其人在可罪不可罪之間也如齊純北鎔根澤完用重顯五賊者上不有寧殉社稷之　聖教下不有參政牢拒之僚議擅以　祖宗相傳之疆土人民持以與賊於半夜片紙之間乃郭開秦檜之所不為而齊純等為之此其罪雖裂以五車屠其十族猶未足以雪神人之憤者也夫有何疑而　聖教之緩緩乃如是也既而聞大小臣僚扼腕張舌請得逆賊之首者不啻

聯章而累牘又有大臣輔國宰臣及微官下品兵卒
車夫之以死諫者項背相望不患不能回上天之意
矣臣延頸注目冀見　陛下一怒之威而久未有聞
則臣又疑　陛下非不知諸賊之可殺特愈侯公議
之峻嵇而與國人共戮之也非愛護逆賊而不忍殺
也非畏彼所挾之勢而不敢殺也安有天地　祖宗
鬼神草木內外國民皆莫不讎此逆賊而獨　陛下
不讐之理哉於焉日轉月移拖至數十餘日而非但
終不聞殺賊之舉而已乃反增進劇逆爲政府之長
官又或勸諭諸臣使之和好臣於是乎不覺腦頓

足號天失聲而悲也嗚呼痛哉　陛下其眞以此逆
爲無可殺之罪耶其眞以此逆爲可愛可護而使之
進官使之和好耶其眞不爲　陛下之大讎而天地
祖宗鬼神草木內外國民之望皆不足顧耶抑亦知
其爲逆爲讐而眞畏彼所挾之勢而不敢殺耶假使
彼之所挾者眞可畏也今　陛下所畏者果何事也
陛下今日有國家乎有土地乎有人民乎無國家無
土地無人民則　陛下所畏者卽不過畏爲晉懷愍
宋徽欽矣彼逆賊之輩苟有可以益其利者則　陛
下雖加以不可加之高爵厚祿彼豈肯捨爲日本之

大勳臣而不以　陛下為其利哉殺賊不免不殺賊亦不免寧殺賊以快天地　祖宗鬼神草木內外國民之望耳　陛下所畏者果何事也且彼所謂統監者非久出來而聽諸塗道將以景福宮與之夫景福宮乃　先王五百年臨御之所也以此與之則是　陛下非但無國無地無民而已並亦無家矣嗚呼痛矣　陛下為四十年人君奈何為無家之人乎抑又有不審　陛下所為者夫彼閔泳煥趙秉世洪萬植或以元老大臣或以肺腑重臣或以在鄉閭散捐生若鴻毛至李相哲金奉學輩或徵官居下或廁身卒

伍而乃能知恥亾國一朝辨命此其精忠大義輝耀日月　陛下誠褒奬之是矣然既以死者為忠則死者之所由死果何事也其無乃討逆未遂諫君不得而不忍見三千里疆土數千萬生靈之淪於亡滅也耶然則凡彼五逆者之為逆　陛下亦不曰非然矣噫郭公善善惡惡之亾國豈意復見於　陛下乎嗚呼今日乃君臣百姓共滅之秋也譬如將絕之人百藥不受唯有一試獨蔘湯而無遺恨焉矣明知其必死而遺此一恨於後日豈不重可悲也耶討殺逆賊會辨繳約此今當試之獨蔘湯也然此為　陛下多

畏而言也其實則乃天經地義不可已之事也漢唐
中主之所已行者也　陛下又何疑焉臣又聞流傳
所及者　陛下所勸諭諸臣使與逆賊和好者非出
陛下本意而乃有居中周旋之人不審果然乎哉若
然則此賊者反有甚於齊絕地鎔輩之爲逆也亟宜
先斬此賊以折奸謀而並此未能焉則是　陛下盡
使廷臣誨之爲逆而莫之禁也臣竊爲　陛下痛惜
焉臣不能即奔　闕下碎首以死於　陛下之前而
只緣大病纏身轉動不得徒以章疏屢煩　聖聽臣
之不忠於斯爲大矣伏乞　陛下先治臣罪以厲臣
節焉臣無任哀痛懇迫之至謹昧死以聞

倡義討賊疏　丙午閏四月十一日

伏以昨年十月二十一日之變尚忍言哉內賊外寇
合勢脅君勒搆條約迫行侵奪今國家所存者不過
虛名而已　陛下所寄者不過虛位而已　宗社之
保全無地生民之魚肉有日自古滅人國家奪人土
地者何限而未有如彼倭之狡且凶者也然而其國
君臣方且聲言于天下曰東洋平和曰交誼益親欲
以瞞萬國之耳目者其計亦愚矣而我賊之爲彼爪
牙者甘受其鍛矣亦曰暫借外交權於日本待吾富

強索還嗚呼彼倭者乃禽心獸行之虜固不足以人道責之而惟我賊臣輩亦何讐於國家必欲亾之而忍此不忍之事乎今彼倭竟行其易人種之毒謀乃為移民條例而不日施行到此地頭賊臣輩亦當何辭以逃其罪乎當此時也苟有人性者舉莫不有無生之願而況如臣老耄延一日之命則添一日之辱延二日之命則添二日之辱豈有苟且惜身不能以一死報國如閔趙洪宋之為者哉然臣竊念古之人臣當國家將亾之時有去者焉商之微子是也有死者焉 皇明太學士范景文等四十餘人是也有志

存復國舉義討賊必其志不遂然後死者漢之翟義宋之文天祥是也臣不幸生到今日目見此變而既無可去之地與義則惟有詣 闕陳疏碎首自斃於陛下之前而已然明知 陛下之不能有所為則空言煩聒徒歸文具又見人心之猶不忘國家則自經溝瀆亦近徑情是以隱忍偷活與若干同志謀所以為翟義文天祥之舉者于今四五朔矣但臣素無才智加以老病濱死且於謀議之際形格勢禁者十每八九是以未免遷延坐失歲月今茲計畫稍定人士稍集乃於本月十二日遣前樂安郡守臣林炳瓚先

建義旗奬勵同志次第北上書招伊藤博文長谷川好道等諸倭會同各國公領事及我政府諸臣大開談辨繳收昨年十月勒約而銷滅之罷還各部所有顧問官諸凡侵奪我國權虐害我生民之前後勒約一付萬國公論可去者去之可改者改之必使國家不失自主之權生民得免易種之禍則臣之願也固非欲不量力不度勢擅動民衆以與強虜爭一朝之命於衆寡不敵之地也然若天不悔禍此志未遂而遽遭彼蹂躪之禍臣亦當甘心受死爲厲爲鬼以期掃清讎虜決不與彼共息於覆載之間也若夫我人之樂爲彼奴讐視大義者爭相加之以匪徒之稱而訾嗷之者臣固不暇恤也臣無任瞻 天戀 閑涕泣哽塞之至謹昧死以 聞

遺疏 丙午七月十一日○丁未三月七日登徹

臨死臣崔益鉉在日本對馬島警備隊內西向再拜上言于 皇帝陛下伏以臣之舉義大略具已疏陳于今年閏四月始事之初原疏之登 徹與否臣未可知也但臣舉事無狀竟遭俘囚之辱以七月初八日被押到日本之對馬島現囚於其所謂警備隊內自分必死無望生還今此賊始欲以勒剝加臣終復

以狡辭解說然賊情叵測必欲殺之而後已且伏念
臣入此以後一匙之米一呷之水皆從賊手出則設
使賊雖無殺臣亦不忍以口腹自累遂決意却食以
追古人自靖獻先王之義臣生年七十四歲死何足
惜但逆賊不能討冦讎不能滅國權未復疆土未還
而四千年葬夏正道淪於糞壤而莫之扶三千里
先王赤子化爲魚肉而莫之救此臣雖死而目不能
瞑者也然臣竊料倭賊有必亡之形而遠不過四五
年之間但恐我之所以應之者未能盡其道耳今清
俄兩國日夜切齒於此賊而英美諸國亦未必十分

與此賊相好則早晚必自相攻且其國黷兵之餘民
窮財竭衆怨其上夫外有伺釁之敵而內有怨上之
民其亾可翹足以待也伏願 陛下勿遽以爲國事
之不可爲而奮鼓乾剛廓立 聖志振頹靡起因循
勿忍其不可忍勿恃其不可恃勿過恢於虛威勿甘
聽於諛說益固自主之謀而永斷依賴之心益堅薪
膽之志而克盡自修之方招納英俊撫養軍民以覬
四方之便而於中取事焉則斯民也固皆有尊君愛
國之心而又皆淪浹於 先王五百年感德至善之
澤者也豈無爲 陛下出死力以復大讐而雪溟恥

者哉其機只在乎　陛下之一心耳伏願　陛下勿
以臣臨死之言而有少忽焉則臣於地下亦當攢手
以待矣臣臨命神荒聊欲言者不能陳其一二爲此
付同囚人前郡守臣林炳瓚而死使之待時以呈伏
乞　陛下哀憐而垂察焉臣無任涕泣永訣之至謹
自盡以　聞

附林炳瓚疏

伏以臣本庸愚最居人下惟是愛　君憂國出於
天性乃與臣師故贊政臣崔益鉉共舉義師討賊
其事實大略已具於昨年閏四月臣師疏本及臣

疏中原疏之八　徹與否臣未敢知而今臣以萬
死餘喘生還故國理宜滅影山中不敢復出對人
然既受臣師遺疏之託不容不進達　天陛而遺
疏辭意頗有曲折又當槩陳之然後可以辭國人
之惑矣盖臣師舉義時不知臣不肖約與共雪國
恥臣始不量才而妄許之及到淳昌遇全州南原
兩隊兵臣師及臣以爲所讎在倭安有與我兵相
殺之理遂馳諭勿相擊則兩隊兵皆不肯聽亂放
銃尤竟殺義士鄭時海於臣師座上於是義旅皆
散唯臣林炳瓚及儒生高石鎭崔濟學金箕述文

達煥梁在海林顯周趙愚植李容吉趙泳善羅基
德柳海璐丁二人共守臣師誓死不離左右已而
日兵至俘臣師以下并十三人囚於京城日司令
部者四朔至七月初八日押送臣師及臣於彼國
對馬島拘於其所謂警備隊內以下十一人則先
後皆放臣師及臣到彼之日洪州義士九人已先
監禁於此矣該隊渠帥初見臣師便以免冠剃髮
勒脅臣師臣師自始被執奴詈賊輩至是又叱罵
不已顧謂臣曰寧斷頭而死不可斷髮而生吾志
決矣遂却食不食手草遺疏授臣曰吾死後當以

此進呈吾　君既而其大隊長以下皆自來謝曰
此譯人誤傳耳仍懇乞勸食不止臣師曰雖然如
此吾義不食爾食彼又曰飲食之費皆自大韓來
非日本食也於是臣及諸義士之同囚者皆引古
設喻萬端勸食至於三日然後始食然自此氣力
頓消榮衛枯渴日漸月削風症闖發終至十一月
十七日而卒逝嗚呼寃哉臣師始不忍國家之將
亾而八耋舉義萬里絕域竟致文山之死天乎天
乎胡寧忍斯今其疏中以却食自盡為辭而臣師
之當日不死曲折如右臣若以疏辭差殊隱不進

呈恐無以白亡師畢忠之志又徑進其疏而不詳陳其故是使國人疑於其死矣此臣所以奉疏涕泣不得不詳陳其故者也至其疏本本臣師口呼倩寫者故不能備例具書且彼中苦無我紙只以行中小紙書出而臣今不能移謄他紙者皆所以存臣師之舊也嗚呼惜哉臣既不能與臣師同死而不意以舊日面目重踏 皇城之路耳眼所觸無非可痛哭者實不知苟生之爲幸也臣無任嗚咽哽塞之至謹昧死以聞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上華西李先生八
上李槐園埈
上奇蘆洲正鎭○二
上任鼓山憲晦○二
上金重菴平默○十六
上柳香下秉喆
答李芝亭墰○二
答李芝隱勉濟

答金秀山 虔咸
答洪安分 檍
與李永平 潞元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六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上華西李先生問目

家禮序有本有文云云○論語立於禮集註只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家禮則愛敬之實上加名分之守四字立於禮註只曰有節文度數之詳而家禮則儀章度數之上加冠昏喪祭四字何耶

答立於禮之禮從身上說禮本末家禮之禮從家上說禮本末故訓各不同朱子文字逐物明理如造化隨物賦形此最可玩處也

既曰遺其本而務其末又曰緩於實而急於文此下缺

答本末承上文名分之守冠昏喪祭實文承上文愛敬之實儀章度數未知然否

班祔章○婦未廟見而死則亦祔廟否

答亦當祔廟

上華西先生問目 戊申夏

太極圖說○語類曰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或云不字恐誤錄猶云若無太極便翻倒了天地也妄意有理然後有氣故有太極則有天地無太極則無天地安有翻倒了不翻倒之可言乎

答翻字開闢成造之意

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云云以圖觧言之則其曰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所謂器即道也又曰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此所謂道即器也未知如何

答大槩如此但太極所言就理上說程子所言就物上說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云云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耶

答太極本是裴明易書之說也易則全以中正爲說故太極之言如此

小註黃勉齋曰生生不窮之理冲漠於太極之先成象成形於化生之際云云竊意天地間只有一箇道理而已徹上徹下亘古亘今周流充滿本無內外彼此之可言故生生之理便是太極太極便是生生之理何以先後彼此言之乎

答勉齋太極先之說誠不可曉然渾然一理之中又有節次先後之序此不可不知也

小註陳北溪曰太極渾淪之妙用自無而入於有自有而復於無又只是渾淪一無極也云云竊詳太極之說出於易繫本傳無極之說出於周子二說名雖殊而理則一也但以其無形象無聲臭故謂之無極以其無形象聲臭而實爲萬化之樞紐萬物之根本故謂之太極本無先後彼此之可言焉有自無入有自有復無之可言乎

答自無入有自有復無之說未詳恐指物之聚散始終而言然非所以言太極之妙用也

後論曰所謂一原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或以冲漠無朕屬之精屬之先以萬象森然屬之粗

屬之後妄意冲漠無朕形容陰陽兩在之妙也萬象森然形容動靜悉具之意也如可分為兩面所謂無朕者已自有朕矣所謂萬象者只作一象矣烏乎其可哉

答冲漠森然不可分屬須於萬象中看得精粗先後如有不具者而遂旋立成則所謂萬象者是何事耶

上華西先生問目 戊申冬

中庸章句曰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此說與孟子生之謂性章集註不同何耶

答人與物之生自理而言則理同而氣異自氣而言則氣不同故理亦隨而不同二說兩行而不相悖也

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此兩句兼動靜看可乎但以靜時工夫看可乎以章句所言常存敬畏既常戒懼之語觀之則似兼動靜而言以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之語觀之則似但指靜而言未知如何

答戒懼統體工夫慎獨研幾工夫然戒懼慎獨相對說則一屬體一屬用不可不察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小註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既曰無先後而又有緩急何也

答五者廢一則非學也然不可道我今日博學明日審問又明日愼思又明日明辨又明日篤行是所謂無先後也雖曰無先後然我所急在學之不博則當用力於博學所急在問之不審則當用力於審問所急在愼思則愼思所急在明辨則明辨所急在篤行則篤行不可道我未博學未暇問我未審問未暇思我未愼思未暇辨我未明辨未暇行也是所謂有緩急也若道博學淨盡然後始可問審問淨盡然後始可思可辨可行云爾則無時可著工夫矣可乎

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妄意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故未有內善而外不善者亦未有外善而內不善者譬如一水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君子之學無內無外無遠無近方其未發也極其不偏不倚之體而及其發也條理節目粲然正當無一毫過不及之謬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善成天下之業

安有體善而用不善之學耶

答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而純於天理則善而已矣已發之後氣不用事而純於天理則亦善而已矣然所謂動不動純然天理流行而無一毫氣欲雜乎其間實是致中和地位也苟非精察涵養交致其極無由得力第更加工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竊疑天地間一箇道理充足渾全自然而然非有安排措置而後所能爲者然理微而氣顯故上古及今治日恒少亂日恒多善人常少惡人常多何可以治亂善惡皆謂之理耶

答氣顯之顯字似當改作強字稍穩理本善而其不善者由於氣者亦理也故程子之言如此

浩然章饒雙峯曰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所指不同竊詳無是之是字指浩然之氣也餒一身之氣不充體也如云若無浩然之氣則雖欲行道義一身無氣如飢乏然也若道義則是本有之物豈有飢乏之時乎有不敢曉者矣

答二餒字朱子皆以體不充釋之即經文氣體之

充之義也然上餒字充字下著則字而有不免於疑懼以下一轉語而以矣字結之下餒字充字下更無一轉語而以矣字結之則二餒字所指亦不同饒氏道義餒之說雖欠曲折而活看則亦有所明亦不可不知也

語類曰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邦氣質昏濁頹塌之氣這浩然之氣方始養得恁地孟子只謂此是集義所生未須別說云云此說與集註所謂本自浩然失養故餒之語大不相近乞下指教

答本自浩然窮原極本之說也眷得恁地據今下工之說也一則可見人人皆有此體也一則可見不養則只是血氣也

語類曰養氣二項敬以直內（必有事）義以方外（集義）云云以必有事屬敬以直內以集義屬義以方外未知如何

答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兩句之外更無養氣方法必有事焉主敬之謂也集義云云方外之謂也如此分屬語極精密然又須看內外只是一事又不可分作兩段事

主敬集義合內外之道也譬如兩片石合成一磨

若只有一片石不名爲磨亦非一片石管分一磨半截切用凡說本末內外皆如此

曾西之所不爲孟子此言是貶之之辭乎尊之之辭乎

答曾西之所不爲也故孟子亦不欲以是爲顏此可見好古自謙之實矣何嘗有卑之之意乎

語類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裁以四端謂之理之發則恐無可疑以七情謂之氣之發則不能無可疑者竊觀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又朱子中和說曰七情迭用各有攸主若七情是氣之發則中庸何不曰惻隱羞惡之未發謂之中而必曰喜怒哀樂之未裁謂之中耶蓋理氣本不相離故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未有理發氣裁之殊然理爲主而氣爲奴理爲準則而氣爲器具若捨理而專論氣則何足以爲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也哉且以事實言之則舜之象喜亦喜文武之一怒而安天下關雎之哀而不傷孩提之愛其親孔子之懼亂賊孟子之懼楊墨孔子之惡佞與夫我欲仁是可曰理耶氣耶但其發用之時理爲主而氣不用事則

謂之理之發氣爲主而理不用事則謂之氣之發故
雖四端之中中節者謂之理發其不中節者亦可謂
氣發雖七情之中中節者謂之理發其不中節者謂
之氣發何可遽以四端七情分爲兩面一屬理之發
一屬氣之發有若氷炭水火之不相入也耶有不敢
曉者矣

答退溪先生從語類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之
說著心統性情圖栗谷先生以爲四端七情皆氣
發而理乘也尤菴先生以爲四端七情之中節者
謂之理發不中節者謂之氣發三先生之說各

熟玩而各極其趣則其義自可見矣且其得失有
在毫釐之差初學不可以淺見麤識容易辨說也
經界章五十而貢七十而助百畝而徹蓋田制旣定
則其溝塗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
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
得服先疇之田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
所以若此者果何耶

答夏殷周田制五十七十百畝世各不同則勞衆
壞業毁畛改溝誠極煩擾然當革舊更新之際苟
不將舊底都變了無以新萬民之耳目而定一代

之法制故天時則三統迭更人事則三尚不同官職異名禮樂異章冠服異制牲幣異數事事物物無不一新以是推之則田畝尤係治地之大政養人之本業宜其削去暴慢侵剽之餘殘剏開公平均一之新規者似不可已然此等事既無可考文字姑當闕之

夏殷周田畝云云以事理揆之則明白正當無復可疑然竊詳語類云田地一方溝洫廬舍成之亦難自五十畝而改為七十畝却改為百畝便都著那趲動此擾亂之道如此則非三代田制乃王莽之制云者果何意耶

答窮則變變則通天下之正理也故事當更改則不得不更改然不當改而改之與改之不得其道則人不從而世益亂是以易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言更新之事須順推其事之所從起逆推其事之所當止明知其合乎天理順乎人心然後為之是亦不得已也如王莽事專出於逆理欺天飾詐誣人則其所謂三代周公法制云云皆借此藉口以為掩覆欺罔之計又何足擬議於此耶如因

莽之制矣其曰非三代田制乃王莽之制云者果何

王莽騷擾之弊以為當改不改之證則恐亦非宜
以此意活看則庶得其正意耳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孔子答子路也既言
其偏倚之強終之以義理之強曰中立而不倚和而
不流蓋道理本自渾然少無虧欠惟聖人能具得全
體當清則清當和則和當仕則仕當止則止無適無
莫義之與比是所謂中立而不倚和而不流也其他
則未免於偏倚之病清不知和和不知清進不知退
退不知進是所謂其弊必至於隘與不恭也若許以
中立不倚和而不流則與聖人同一體何有隘不恭

之可言乎語類所謂中立不倚和而不流者以一事
之中節者言非以全體論之也未知如何
答惠和不流夷中不倚故同稱以聖偏和偏清故
有隘不恭之弊二說當會看
恭者不侮人章聖人但顧義理之當否不問利害之
如何衆人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
不為衆人則以為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
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此可見天理
人欲同行異情之端未知如何
答侮奪人欲也不侮奪天理也人欲中有淺深之

別天理中亦有生熟之等安行利行勉行成功則一也

嫂溺則援之以手章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微不同否朱子曰援之以手之權較重執中無權之權稍輕亦有淺深也朱子說止此執中無權之權只是義字子思所謂時措之宜是也嫂溺援之以手之權是對經之權但有偏全之不同何可以輕重淺深論之乎

答權一也然執中無權之權如低仰變遷之義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如變常暫用之義故其淺深不同蓋一則終日行用之權一則不得已一用便止之權二者大不同當更玩索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德言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是以力言皆謂之天何耶

答德與力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爲也故曰皆天也但有道之世德爲主無道之世力爲主當隨時順之而已

宮之奇臣也百里奚亦臣也宮之奇之諫也百里奚亦當泣血忠諫今乃不然不諫而先去朱子同稱以聖人之歸何耶

答當諫則諫不可諫則不諫皆義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而欲字同歟異歟

答欲一也但有不能無者有不可有者此則不可不分也宋子說可攷而知也

前日下教中未發氣不用事已發氣不用事云云竊意未發者事物未至思慮未萌寂然不動只有一箇道理而已無形象聲臭偏倚之可言今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而純於天理則善而已矣是未發有氣用事之未發有氣不用事之未發此可疑一也已發者事物既至思慮既萌感而遂通四端七情莫不中節有形象方所之可言今曰已發之後氣不用事而純於天理亦善而已云耳則是已發亦有氣用事氣不用事之分此可疑二也若於此糊塗放過則墮空落虛終無下工之地是可戒也伏乞詳細開陳以破蒙陋甚所望也

答無論發未發分別理氣分明然後始可語其用事與不用事矣蓋理無氣不行氣無理不生則理氣有則俱有無則俱無非相離之物也但於動靜流行之間有理為主氣為主之別而理之為主正

理也順勢也氣之爲主悖理也逆勢也是以有善惡邪正之判焉其未發之際所謂氣用事與不用事者無他驗也只觀其有一毫昏惰之未淨則是昏惰之氣用事也有一毫忿懥之未淨則是忿懥之氣用事也有一毫喜獵之根則是喜獵之氣用事也有一毫怒妓之餘則是怒妓之氣用事也推此以究則所謂不偏不倚之極致可知也其已發之後所謂氣用事與不用事者無他驗也只觀其有一毫退托之意則是柔陰之氣用事也有一毫張皇之意則是強陽之氣用事也有一毫移乙之意則是怒甲之氣用事也有一毫薦舉之意則是戀馬之氣用事也推此以究則所謂無過不及之極致可知也是以未發也氣不用事則其已發也氣不用事可幾也已發也氣不用事則其未發也氣不用事可推也氣之用事亦如此非辨別分曉存養精密未易及此第更玩索體驗只此談說亦不干事也

乙巳酉春

先生問目

以張子所云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者觀之則心之知覺智之知覺似有分域

答朱子答廖子晦曰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用以此觀之則分別與知覺皆知之事也而農巖先生以分別屬智知覺屬心尋常玩究而未能破疑矣但心之知覺智之知覺通言則一也分言則有大小此意不可不知也

不改其樂章小註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程子之意蓋曰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故其言如此否

答爲先理會道字樂是無限勤苦後生出無求生以害仁章集註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近思錄備錄此段而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恐記錄漏字朱子既以為記者有誤而必引用於此章之註何耶伏乞下教

答朱子於近思錄備錄程子此段說而疑其有漏字之誤故於論語此章集註引用其說而乙互修潤則無復可疑今此云云無乃攷之未精耶蓋實理即指事物是非之定體而言也此不待入見與

不見而有實不實也實見則指人之見處而言此則或見是而不以爲是見非而不以爲非或畧知其是而不能真知其是畧知其非而不能真知其非則不可喚做實見此二者合有分別而直曰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然則所謂實理者初無定體而隨人見如何而有虛實也此所以朱子疑其有記錄之漏字也故乙互其句語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如此則上云實理指是非定體而言也下云實理者指人之所見而得之於心者也然後語無可疑而程子之

意躍如也玩索可見

誠意章章句曰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上文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此一戒也若不十分着力悠泛過去則其弊必至於小人閒居不善厭然揜不善之地矣故下文又曰君子必慎其獨也此二戒也故云重以爲戒耶伏乞批教

答上文所謂毋自欺是學者精細工夫此段小人閒居是大故無狀小人事本自不同而但不謹於彼則亦自至于此耳故尤加慎焉重字去聲非申

申重複之義乃厚重加戒之義也

上華西先生問目 庚戌

心性之心字小子嘗服膺先生之教以爲心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以理言者如心猶太極仁義之心本心之類是也以氣言者如心猶陰陽性猶太極心者氣之精爽之類是也蓋心者人之神明主乎一身而管乎萬事者也其原則出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得私也其用則應於物而非人之所得已也言其本體則理而已矣言其所乘則氣而已矣故以理言心亦得以氣言心亦得以理言則當與氣質相對而初不相雜以氣言則當與德性相對而不能無分若不分別此異同而喚心爲氣喚性爲理則判爲二物喚心與理爲一則混而無分皆不可也心以理之主宰言理以心之條理言雖有界分而其爲理則一也初不涉乎形氣稟受而言也云云已矣日者偶看尤菴先生兩賢辨誣疏有曰榎等以心是氣也之說爲珥之病從古聖賢以氣論心者多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子釋之曰人心有覺道心無爲程子曰心生道也心是活物朱子又直以心爲氣之精爽而有心自心理自理之說自孔子至宋儒皆分而言

之以性道屬理以心屬氣者正如大明中天而不翅詳矣但心雖涉於形氣而該貯此理故聖賢有合而言之者孟子所謂仁義之良心張子所謂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是也然此亦指其中所具之理而言也何嘗直以心爲理耶云云尤翁之意盖曰說心謂理則疑乎虛靈知覺之涉乎氣也說心謂氣則疑乎主宰神妙之近乎理也雖近乎理而其主宰神妙之根源頭腦則以其氣之精靈故也於是乎小子之疑轉延滋蔓試以尤翁之訓參較於前古聖賢之論則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可見其虛靈知覺一而已而覺於形氣則爲氣覺於性命則爲理也有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朱子釋之曰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可見其仁與心是一理而被私欲隔截故心不誠理不明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離之妙也有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可見其心性一理故同謂之事天也有曰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可見其心爲一身之主也有曰心統性情有曰心猶太極可見其心爲一身主宰萬化綱領而猶太極之統陰陽也有曰心之虛靈不拘於禀受可見其心之爲理而不涉乎氣也凡古昔聖賢論心以理言者

多而以氣言者少以理言者大而以氣言者小而尤菴之訓則恐不符合無乃有微意而然耶竊嘗見論心諸家栗谷以前論心多作形而上說尤翁以後論心皆作形而下說其不以氣當之而以理言之者則皆曰心實爲一身之主感天下之故而神妙不測故謂之理然究其心字之頭腦根原則實由氣之精爽故謂之氣方可爲是云云則正後生淺見難解之端也金丈亦服膺尤翁之訓雖以心字作理字看而不透脫氣質科臼故以先生心理之說爲大段疑題近日紛紜之說恐未必不由於此若得辨析其尤訓之

微旨則其他許多支離艱難可以迎刃而解矣諸生之疑亦得以氷解凍釋而無復區區牽礙之弊矣伏乞下教

答心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故朱子說心必分說理氣何嘗偏說一邊乎程子曰論理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說心亦如此

心性雖同一理也而古之聖賢皆以心與理相對爲說而不交換混一則疑若有內外賓主之分然則何者爲內爲主而何者爲賓爲外乎

答心性雖曰同一理也而心自心性自性不可合

一心與理對言則心以存於身者言理以在於物者言雖有賓主內外之別而其實混然一致無賓主內外之別也

上蔡西先生 庚戌七月二日

風雨交雜百穀受病天下之呼庚誠切悶迫也拜退數宿序已秋矣伏問道養有相愼攝氣體漸就康旺伏慕食息不置也小子慈候以滯泄欠和焦惶不可言越舟無回音耶伏想日有倚閭之勞矣心字理氣之疑以張子心統性情朱子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云云觀之則所謂心是氣也之說其謬甚矣蓋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其流行該貫乎動靜以其心之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心之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主宰統攝與其未發已發而異其名耳非是心一箇地頭性情一箇地頭如理氣子賤之有懸隔也未知如何伏乞剖教餘從速進供灑掃之役矣不備伏惟下鑒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妄疑天理人欲豈一本哉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人欲何嘗有所根脉於性中哉惟其氣質拘前物

欲蔽後流爲人欲故原於性命者謂之天理生於形氣者謂之人欲是以君子格致以明天性之善誠正以遏人欲之流夫豈一本而默之哉既以一本言之則所謂如水火氷炭者將何以見之也耶伏乞下教

論語人能弘道章集註曰人心有覺道體無爲所謂無爲者非實無爲也特以人心對言則似見其無爲耳猶太極雖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然以陰陽對言則必曰太極無爲陰陽有作性實無動之本然以情對言則必曰性靜而情動未知如何

上華西先生 庚戌八月一日

雖病伏之中瞻仰之私如一日也便來伏承審秋涼道體萬相爲斯文慶幸也小子慈候以本患痛楚消鑠夜帶累日賤疴大勢回頭當不日快復也宗廟昭穆之說近又思之宋朝則兄弟同一位而無君臣之別故朱子祧廟議狀以兄弟一位爲非而欲改則其意槩可見矣我退溪先生當 宣廟之時上狀明禮但論寢殿之制而不言兄弟一位之非則此可疑一也若曰莫重之事行之已久不可輕改故如此云耳則朱子亦當邦禮已謬之後論之嚴切而不有餘辭此可疑二也豈一位各位之說可以並行而不相悖

著耶伏乞容教不備伏惟下鑑

上葦西先生 庚戌八月四日

伏問日間道體萬安子舍僉座日困朱劄了得幾卷耶伏慕小子慈候靡寧中家伯以暑滯作苦悶灼何言宗廟兄弟一位各位之疑日前錄上伏想剖教也至於遞遷之禮則太祖廟旣有東西夾室則昭廟祧主藏于東穆廟祧主藏于西似宜而自周以來皆藏于西有何意義耶且我 朝太祖爲穆世室 宣祖爲昭世室則 宣祖以上五昭廟當祧入於 穆祖耶祧入于 太祖耶欲祧入于 太祖則疑乎昭穆之序相亂欲祧入于 穆祖則以 太祖之子孫居 太祖之上疑乎敵尊矣未知如何不備伏惟下鑑

上李槐園 埈 庚戌八月一日

日氣向凉伏慕政切人來承讀下書伏審侍餘氣體萬康瞻慕之私差可慰豁教生齒甚方差益幸惟憂之少鮮矣朱劄非一家私事正是天下萬世之所通共而用力何可視作等閒物事耶初九適有齋故不得預作旬後當副教也昨者家伯入山欝陶之餘喜幸無量也雨村不還車耶未前未由承拜尤切冲悵不備伏惟下察

上奇蘆沙 正鎭○乙亥九月十四日

伏惟霜寒道體康寧向風瞻慕靡日或弛竊念小生迂愚狂妄得罪時論固不敢對衆抗顔自同平人只尊賢好德根於天性冒進門屏以俟進退乃先生不以爲累坐之席末假借色辭揣分榮幸已無可達第以反面情迫未遑稽留請教而適遇志士出入門墻者數人及賢抱於兩地旅店聽其議論觀於威儀并根據朴實不問可知自大賢薰陶中出來而又非童觀所可跂望也既而歸伏深山杜門養親不敢與世通聞惟士友間好不知惡者或詰之以所得輒大言曰吾在濟州見漢挈過長城謂奇丈席於是問者竦然欲繼有所聞亟以島中時移謄安逆三所藏門下文字疏章序記理氣說若干篇者出而示之竊聽於其尚論之餘緒則皆曰見理之精論事之切真振古英豪命世大儒其非淺造自得於言意之表而不拘牽於世俗異同之論何以如此並互相傳寫以資講習亦將有早晚齎贄以遂景仰之願者以此觀之小生之曩日請謁未始害於義也而亦免作數千里虛行其爲冒濫奚啻尾金之注黃流木偶之加冢冕但辭退之際擬稟一言之教而涉於摠屑亦知大君子

一言一字皆有準則決不施於人人而至如小生則既蒙不拒之厚眷烏無望教誨之頂鉢耶支蔓至此尤切兢惕朴生行爲探安候自餘伏祝對序保重以慰斯文

上奇蘆沙 丙子七月

頓首再拜白客冬下答感佩沒量向於嶺海之行伏聞有西河之痛引領驚愕非不能暫迤匍匐而金吾督促未克自由追今伏悚竊伏聞古人有言仁義之行於天下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今先生有仁義之德立仁義之言而適爾道窮時屈雖不得試之夫下然其所以繼往述於前哲開來學於無窮砥柱邦國棟樑士林者又非只施於當世而止者之比則宜其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而乃隆衰之境反遭逆理之慼豈天之運行亦不勝夫氣數之參差而不得盡善善禍淫之理也耶伏惟茲辰服中道體候神相康寧賢抱三哀並爲支扶伏慕殆息食不置也纍生離親遠 君重入滄溟其情可憐而尤有大於此者詎料百年禮義一朝壞敗之至此慘酷乎寧欲溘然天氣已凉更乞爲道保重以慰瞻仰

上任鼓山 憲晦

乙亥九月十四日侍生崔益鉉再拜上書于鼓山任
先生座下益鉉自童丱時竊聽於重菴諸君子之論
曰與我同師梅山先生而可傳衣鉢者無踰於鼓山
任公旣而道義充積聲聞彰著前後簡剡禮遇極隆
龜著乎邦國儀式於士林則凡具秉彝之性者其可
無摳衣掃門之願也只緣侍生家貧親老出沒營營
迄未遑焉惟自濟放還之日極其好會而亦於伊時
有不可進退者存未遂素志而慮然放過則其所兢
凜豈但以無禮不敬論也然此則猶屬薄物細故而
所可畏者目今時論潰決凡巨室名卿之淵源道學

忠孝世家者靡不以殿下稱親間事為一大肯綮
外不敢言而內實顯憂其歸指根本專用此漢爲禍
魁則侍生一身上事罪之其得罪於萬世之經法者
雖使假辭於子貢抑將何以卞明哉此必有當世立
言君子折衷不易之論而亦非遠紙所可輕稟亦嫌
煩人耳目或蒙斟量賜教俾免名教上罪人之歸則
非只爲侍生幸抑亦大君子立言垂後之一道也伏
未知如何此去朴雅即詩禮家後裔委晋門墻因其
行敢請起居伏不勝恐懼惕息之至

答任鼓山 丙子七月

益鉉不自量度干冒尊嚴僭易屑越恭俟誅譴伏蒙
先生不以爲罪曲賜俯敎慰諭開納固已不敢當矣
而向於朴生行又煩下問撫憐懇摯伏讀反側尤以
見德尊禮恭衆惡必察之感心也伏問比日道體候
神相康旺福星所照新移杖屨伏想觀水樂山詠風
弄月眞樂陶陶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之妙矣
恨不得執冊摳衣一供灑掃於門下也纍生萬死餘
喘自新不暇而癡獃之性頑不知戢至于今日包藏
情狀手脚現露天地人鬼同其憤菀則僥冒假息亦
是料外只當囚首屏氣畢命溝壑他有何可望者耶
天氣已宗伏祝爲道保重以慰士民之望

答金重菴 平默 ○庚戌三月五日

頃作楸下之行纔到花山惟時雨一面不覺眼豁適
值洛駕未得拜叙中心蘊結難以盡達及到楸谷李
丈家得送楸谷丈赴燕序莊讀數回令人感動其尊
周攘夷之心而瞻仰之私差可慰豁歸路聞還次之
報正欲旋車瞻德以卒夙昔之願而忽猝未果自嘆
好賢之心不及於古人也及到蘗門獲讀元望下書
感荷實深而俯仰顧眄之間冉冉然春已暮矣伏問
日候暄和萱闈氣力康福侍體百安伏慕不已生一

樣頹墮舊習易長新工難進可問丈席所定講規嚴
正該詳白鹿之盛復覩於今日極爲欣感而但愧賤
質鹵莽蔑裂不能承當其萬一也向聞邦中諸士友
之言謂執事文章學識非他人所及而少厚重質實
之體此特不反身體究夸毗呫囁好論人長短者也
何足以訐較虛實哉然自家身上不能無照檢繩糾
處幸著工做得揠出來沈潛純粹之體嚴毅正直之
容以鑑孔夫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之戒至祝至
祝楸谷國明氏及馬山李丈亦一安耶懷日三至不
備伏惟鑑察

上金重菴 庚戌四月二月

前日因成秀上狀不審逆否草木榮茂禽鳥和鳴伏
惟比來道養有相侍體百福遲煦如年伏慕稍減與
之俱長生近拖蘜門之瑟看紫陽全書理蘊而辭奥
愈看愈疑不能窺測然畧見其義理高明通透事徵
廣博纖密文辭明白通暢踐履敦實堅確不有毫髮
滲漏之一端也疑義一條胡說胎呈幸賜剖教夏間
工夫同省齋習行文法計矣舉業有拘礙不專意之
端乘暇用工而惟恐其志變心煩也客秋師毋甲日
實非設宴飾儀之志也姜生以乖辟之論流傳四方

大爲聽聞之害使人驚怪不能自已設使失禮當隱其所短而揚其所長可也乃以一事蔽一人不知渠所謂學古人者果安在也無乃氣質之病也耶然我既無失則其所乖辟何足尚哉旱氣太甚公私之憂無所不至矣

上金重菴 甲戌

禮書之外夫復何逹歲月之制想浸備預士友之力又難副意則君子之孝雖云不以儀物爲重其於襲斂葬祭自不無遺憾者存靡逮之痛倘復如何以孝傷孝古人攸戒衰年執喪尤易致損千萬寬抑上扶

斯文下慰諸生區區伏望耳纍生揆以當初事機置此暇息亦係望外事又不幸設或在迍諸臣又驅以未卒之禍根而使之永不得叙用亦將恭然而無悔矣惟是老親在堂朝暮雞時而不得將養則不能無有淚如雨也歲前下書及別錄數條一一拜悉其義諦之精密事宜之緩急有非倉卒鹵莽所可覬悉而若其大槩頭腦若欲無爲則已如其有一分變通之計則捨此而又寧有十分道理哉然使世之視此箇議論爲常談死法而讀孔孟程朱書者作一禍胎看者見之則其必切齒腐心誓不與同中國矣又有何

間隙之可俟也哉且訐近日朝象惟幸目前無事以
為全軀保妻子之計其於民憂國訐去處視若弁髦
曾沒一毫對揚　聖德之幾微如是而尚可望其有
為耶直欲使人發狂成疾也日下知舊惟弘菴一入
曾所依望而第其不容人言自許太重如渠力量無
可動得惟有如省齋溫粹之德似易變遷邢展拓幸
於告課之際以此申格如何千萬伏望耳

上金重菴　甲戌十月二十二日

去春付上唁疏及短覆或不殷沉否日月易得練期
將通靡逮之痛倘復何堪伏惟茲辰侍奠道候一向
萬支閤內諸況亦復平迪否調過凡百或不至不凶
門戶耶姑息之愛自知小人之量而憧憧憂念自黔
禁不得也前教累累思到披閱用資弦韋亦歎伊時
稟覆之甚草率也守身為上謹聞命矣宣室之奉或
不可謂無此理也而以今日下爻象斷然未必有萬
不得已之舉也此漢罪名到今未知其幾許層節曰
網打縉紳也曰怨詘朝廷也曰以疎間親禍家而凶
國也驟而看之則雖似陷人之例談細細思量則謀
皆考覈而非誣雖擬以适連之罪未為過焉則來頭
輕重未可揣度真所謂頭粘頸上矣自家得失已矣

第恐師門後事因此遷就而未有其期也又有所望者目今禮待之儒贊或因　敎諭之回啓以救其時事之一分遑急而每見此丈只以一段　皇朝遺民自處外雖有非常之　恩命萬無回頭之理大賢語默固非常情所可窺測而竊恐使如吾同門諸賢當此境界則其不但已也審矣纍生則曰萬一更有其榜而狂氣復作則又不敢隱忍於　聖主之前云矣未知如何伏呵伏呵鄙曾祖碣文改撰事旣不得以師門親作叶於後孫之心則其以衣鉢所託爲抑其次者是人之常情也竊見下意則每嫌以無其位此則可以施之於情誼泛泛作亦可不作亦可者而豈以混之於纍生家事哉亦以黃溪丈言之可否相資歸於盡善實有光於繼述之一道也且念士生斯世未及得位而行道則表章幽隱以垂世敎自來聖人家法則又豈人人所可承當也哉纍生妄以宋書近數朔掛目而未得其領要之萬一幸以讀法數三行下示如何

答金重菴　己亥八月十三日

益鉉頓首再拜料表伏奉下帖審經夏入秋來侍奠哀體候一視支護斯文幸甚下示縷縷適值人挽未

暇細細尋繹而但其一出於公天下衛絶學之滿腔子至懇血誠者則豈不一半分攄得彼淺於血氣之病拘於利害之私朝東暮西本同末異者愈見其多事勞攘也所可痛哭者肉食大夫若知尊君抑臣先國後私之一分義諦則　兩宮被誣臣民受病未必至如是甚矣而乃反推波縱風釀成厲階又安知不大禍伏在冥冥過於猛獸者耶發之時義揆以臣分早晚引咎恐不但以例談死套塞責而止稍當嚴界分正向背以補前者未備之意亦一事也賤見如許率爾衝口伏未知如何教生親側頻愆冗憂多緒對卷稀疎蒙　宥之典乃私情一款外不幸也非幸也兩友蒙此枉存極其感領只會節艱未克堅挽做一日款極用伏悵

上金重菴　乙亥九月

伏問秋季侍奠氣候體道萬支令抱何承有所痾間奏蘊健否竊計生事倒懸甚於昔者朋友酬助亦以凋殘前頭謫過何用爲計天降大任爲萬世基太平之意豈終欲如是而止歟其理實難諶也向蒙指教時時尋繹益窺其隨時量宜不失正道之大經大綱敢不奉以周旋只自家本領未立見解不精彼此異

同間或將有疑眩儱侗之端則誠非細故以是兢兢
耳先師狀本雖未拜讀其爲斯文之幸孰加於是爵
謚贈之典以今見聞似無可乘階梯而朝廷士大
夫之秉政謀國者視此等事有同弁髦已成習熟則
其操縱斡旋俾圖湊合梁帥及弘菴不得不任其責
也伏未知如何敎生親側猶保他餘無足仰禀

答金重菴 丙子三月

伏惟光陰如水冠裳依前孝子至痛於斯尤切未審
氣候視昔康寧大度并何若在家之日蒙被手敎謂
以此漢萬死危喘或有生意餘存開示提警甚悉且
備三復感歎有以見仁人衰世之意而其變動殺活
之機憂世慮患之深果非淺陋所敢料也既而朝論
橫決 聖明觸忤其操縱威怵流殛顛沛尤非曩時
之比則此身顧不足惜奈數三善類爲異日興替補
敗除陰升陽之資本者亦不無收司連累之慮何自
是以來殆寢食不甘靡所底定且今日事推原本始
亦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欲以孤軍弱力扶接支撑正
如一葦障江河萬難抵當只以所守者吾義所存者
吾心得喪效害付之命而已而至如諸友事面則似
與此漢黙有間焉須開門歛迹愼其鋒穎琢磨精熟

待時而動或如洛下遑議論亦一事也伏未知如何
生再渡滄溟重入圍棘量時揆分固所甘心而第親
老子幼供奉接應無人看當極以爲撓而萬事自有
天定只得安之而已伏祝因時保重

答金重菴 丙子十月

春間下輸尚今伏慰至若比擬於石室遼東之評者
則竊懼僭汰之極而重時議之噂喈耳絶島窮寒瞻
慕政切即因安城友人寄示伏悉伊間杖屨新移澗
阿增輝令抱親迎禮畢貞閑儀德叶于閨範此是近
世履歷中第一快活事也婚禮雖曰不賀而斯安得
默也新寓之餘又當饑荒凡百想不成說爲之伏悶
教生一年鬼窟百骸受病放頹日深可驗其所守之
蔑如也全生促行暫告數字伏祝因時保重以爲斯
文

上金重菴 丁丑正月二十六日

安城全生便付逕數字或已關聽否獻歲發春伏問
道候起居神佑康恭眷下大度並得均裕瞻注嚮往
靡敢自弛竊聞其間聖存友人妄執已見迷不知變
致得門下棄之度外待以叛卒者事係慮外曷勝歎
愕噫當日諸友之同聲叫闐一心衛道天地鬼神

昭布森列事雖未就義實磊落不容以卒衣間少欠
商量遽疑其心而攻無餘地也審矣此則固不足言
算以門下之感德弘量將十餘年道義相關之舊斷
以為索性小人者似非因此一事而已實有參酌首
尾商量左右萬難獲已不得不然之端而然矣而但
令人物渺然吾道如線除巨慝大惡立致患害者外
正宜俱收並蓄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裁有餘而補不
及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實是平平蕩蕩底法門若因
小小辭色議論間異同而令日棄一人焉明日絕一
人焉則是毋有季路不得更入孔子之室而吉甫和

叔又安敢與尤翁上下其論哉聖賢力量恐不當如
是耳區區此懇非為柳友分疏也亦非間然於門下
也抑想事面不敢默然支蔓及此尤增悚汗耳纍生
旅狀依遣海外逢新家戀信劇只自悶沓而已伏祝
氣候順序保重

答金重菴 戊寅六月

聖妃禮陟曷勝號隕昨秋下覆感佩沒量而境絕便
曠未達安候瞻望北雲益切憧憧暑炎蒸欝伏問茲
際體道起居神佑萬康生事寡落匪今斯今而亦不
至屢空否竊計令抱年富解事餘力幹蠱應有頭緒

伏賀萬萬柳友事蒙此剖教甚幸甚幸一不經禀率
爾言呈敢不知罪前此淺見只以為此友執心過剛
發言太峻於肆筆信口之際或不無徑情失中惹出
是非之端若其數十年道義講授禮法從事卓爾早
立之本領則似不應一朝叛走無所顧忌如諸賢攻
擊題目之太重是以有云云豈或一毫辟於親愛而
疑門下權衡之失稱哉向後洪友抵書於家親而又
已有答簡則固何敢追後異同而以生所見其鋪張
罪狀敷衍言端已不啻張皇而至以此事從違欲辨
局外人立心善惡向背邪正則不幾於太快活而少
斟酌乎然坐此往覆徒傷事面當待後日生還畢聽
教誨而進退也生依舊樣子而只聞親候日減難於
振作焦灼不可言重以家室灰燼有妨展接遠地憂
虞實不尋常耳

答金重菴 辛巳二月十五日

客秋駕存感佩至今伊後安城鄭士人袖傳下翰及
昨月具雅歷叩謂追歲還自門屏略承前此氣宇之
萬寧慕溯之忱差可豁然即者春殷伏問靜養動止
體道康旺衛武蘧玉九十八十德益進而學益明伏
想閱理之熟涵養之積亦必有充塞宇宙人不及知

之妙用矣恨不能摳衣周旋充得羣飲之量而化却鄙吝之萌也教生老親臨年奉養矢宜兒輩成列教訓蔑如俯仰兢惕有靦對人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权拾整頓正是在我底事而懶怠伎倆妨碍多歧簡冊課程尚矣第一方寸田地鹵莽益甚點檢日用由中發外者純是形役邊也人欲上也其於性命之際則若存若無不可但以強弱勝負論是知從前勞攘亦只客氣過影少無補於一心上襯貼工夫烏能抵當得千萬不齊之事變而致善後之圖乎惟是之懼餘力或將四書等曾前口熟者背記默念不能無一二悔心處而又其齒髮之如許謂之何哉下教辭旨不可默然畧吐肝腥伏望勿以聽我藐藐而棄之因事指南俾免大何則千萬幸甚家豚葉欲進謁而山路泥濘未克趂期茲乃因行數字替候

上金重菴 癸未九月

往拜尚矣赫蹄易事而此亦闕焉者三載于茲嶺海患難何等變境師友情地分義自別而看作尋常簡易若是反省惶怛無以自恕況於平日眷愛如一室之地尤當以爲何樣人事也過境曲折言之已晚不敢更煩即茲秋殷伏惟處坎道體不瑕有疵瘴窟惡

緣曾所備嘗內島風習趍附要津聲色可憎反遜外
洋開心見懷絶無其地則雖以一視夷險之感德雅
量未必無壹欝不平而有妨於調攝願養者多矣區
區憂慮何敢食息少弛然所仗者忠信道義也所奉
持而周旋者洙泗洛閩之波瀾緒餘也屈乎前者有
限而伸於後者將至千百世而無弊則天之所以百
般主汝而爲異日大來之基本者亦意有在焉只禍
變以來士友氣象消沮衰弱著腦貼額惟畏約蔵縮
爲十分道理不能出一氣吐一言以白門下憂患世
敎斷斷無他之心於吾 君吾相之前者極爲可憐
彼百千蚊蚋鼓發作恠自絶于天者何足掛齒牙間
也南土士之藪也竊想風韻所漸戸屨常滿講討之
樂著述之富不但如東都時節也洪聞叔判此樹立
可謂不負所學其兄倡始於前其弟結梢於後豈非
有功於吾道萬萬也耶省齋一體之地蒙此晉秩責
任之重比前尤一倍矣黃溪之喪痛哭何言師門後
事功未半就而遽已若是浩歎如之何益鉉命塗甚
蹇昨年七月遭舍伯變喪一已之孤危靡託在不暇
言兩家篤老之境當此逆理氣摧心傷頻復無節重
以生理剝落不腆供奉亦雖如意晝宵兢惕罔知所

惜栏焉之中手脚忙亂故紙遮眼便爾東閣歲不我與良可悲歎往年具士正見過略道赦典前後事梗槩及其再渡後安否則阻隔至此殊甚悶鬱而天地之所臨神人之所助庶應廣胖一樣而無憂虞矣本宅安信通計一年凡有幾度而想平安二字外都不掛眼耳所欲稟者何限支蔓並閣臨紙淚滋益切於邑伏祝因序節宣以慰山仰

上金重菴 甲申十二月

近日大變普切罔極天意暫新杖屨出海吾君聖德則有如是矣彼謂以不能而限死驅納於不測之境者何其心腸之倒置也時值祁寒虐雪鬻風無日不然命駕遲速還宅早晚未可懸度而大要觸冒勞攘之餘寢啖諸節別無損愆體道起居一例神衛伏想涪州髭髮一信勝昔鐵漢氣象愈益堅壯小小邪沴莫可干犯深庸伏慰盖先生過境非只氣數屈伸邪正勝負底一大關節實與先師平日憂患世教之苦心血懇一串貫來而亦丙子疏舉之後塲收刷可以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而無疑惑是尤見天降大任以擬斯世試以困窮拂戾而增益不能之妙用也欽仰何達教生私門禍荐去七月又遭世父喪變悲

痛之餘老親氣力轉益澌敗萬無回蘇之望只切兢
凜耳以是之故稅駕後一番造候不敢指定只以數
字晳伸悃愊伏祝因序保重以慰瞻仰

答金重菴 乙酉三月十二日

頃於二生之回伏承下帖尋有轉遞而略因小撓未
及稟覆悚惶何達荏苒之間春已垂暮伏惟是辰靜
養道體神休康寧大度并若何伏庸瞻注無任憧憧
尺聞多士悅服頻設禮會邑風里俗悅然有於變底
消息益驗大君子所過存處功效之速有如是矣欽
仰何已教生奉老彌遣而處在下流衆謗歸之盖當
初事端只出於守望患難不可恝然之小小鄰誼而
末梢廣濶竟至如許則誠千萬意慮之所不及也與
其呶呶卞明而反致千戈之相尋恐不若受而爲過
而幸鄉論之帖息故所以有發文云云而中外喧聒
則亦未必無何樣禍機伏在冥冥恨不熟讀禹稷當
平世章末端而致此亦於師友間致無限憂慮極用
汗騂而成事無如之何柳友亦在推捉中見在兼官
治下尚未決末問念不可言李友過存因其行畧伸
起居

上金重菴 丙戌九月十五日

杖屨東遷地步甚近而造請尚矣尺紙起居亦遲緩
到此曷任兢惕霜意日濃伏惟此辰體道氣候神相
萬安大度並平寧否新寓草創不須仰提第一無前
變歲師友中平安二字是無量洪福慰感何逮敎生
近日以来親瘠濵危慮在朝暮兼且猷畝之政薪水
之勞雖於抽身者條件甚多東望嶺雲伏庸忉怛而
已揆之常情是豈近於人事者耶尹友料外過存一
宿做穩其清風高節有足感發人者可謂勝讀十年
也蓬坪安否及柯亭消息並一安否餘在從近晋謁
倩草欠敬

答金重菴 戊子四月

稽顙日前下狀感佩没量仍伏審夏令道體起居以
意外憂患致得心神之不寧彼此釋然頓無其期曷
勝伏慮第此老之忽然立異眞究說不得可謂咄咄
恠事以若積累通明之工程豈不知心有道器上下
之分亦豈不知移動師說之萬萬惶悚也若非利害
禍福有以揺奪其中則必天遞其魄爲斯文一大厄
運以門下之至誠懇惻尚不能回其執迷況以膚淺
之見麁率之言其敢望一分動得耶第其曲折大義
則不可不一問破惑故玆付數字以去未知作如何

着也孤子頑喘苟支綫期隔通佈高俯厚只切罔極

答金重菴 己丑七月

感炎時節桭老人身上殆險津也伏惟此辰靜養道體神佑康寧兩麥既歛新穀杳然廚下菽水能不至屢空否伏慮無任上天至仁大旱餘地可望有秋大同物情田畯爲笑公私慶幸何以加之比又聞侵侮尤翁者流配絶塞亦於朱先生有建祠請額之論則尤可驗衆心不死之一段推此以往國家事尚可爲也彼終始與西洋醜類爛漫同歸而至死不變者抑何心哉教生木石頑喘忍經祥禫感歲月之如流痛先徽之愈邈踽踽殘生將誰依賴且夫蟄伏之餘兩脛細弱短髮皤皤便作一箇無用底棄物而於先君平日之苦心所存則萬無一承奉者其崩隕迫切尤當如何從侄事雖屬既往其當初之不量事面樂爲之證人前矛者殆若求過於無過生事於無事隱密心迹有非常情所料而處在家人徒煩呵責恐涉傷情曾以一書詰之冀或變動及此對面說話則從前豪健之味十減八九頗以向者稟覆門下之言爲大涉不敬而亦恨負荆之迨今遲緩也是其少輩血氣鋒穎不戢亦以習熟聽聞先入爲主不知不覺犯此

不韙何足溪誅幸十分下恕以觀下回千萬伏望暑退凉生當一掃門墻

上柳香下 象諱○丁丑正月

嚮在家兒之來槩審伊時起居之安條爾春生伏問體守頤養更若何令抱依其日贄鴈輓鹿新人凡百能無大段礙眼者否貧家長養專没見聞提訓開導免至大何專是宅内之事也第伏聞重菴丈近與令亂不無携貳之端裏内細瑣固不敢詳而竊想此丈大公至正未嘗以小惡掩一善衆短棄一長而且其平日期待奬借之意溢於色辭是師是弟人無間言而今忽至此者豈或令亂特其春愛發言之際自不知撞觸違拂而然耶抑往來行言傳會講張便同市虎之傳而然耶言念事面真夜不成寐耳除非遠外可達當於拜床之日具稟而請教也侍生離違經年情狀可悶伊外事樣敗心而駭目者不一而足只可任之而已

答李芝亭 壇○乙亥二月二十日

去月望後承拜小春旬間下覆濯手擎讀感佩没量一番辱教尚屬猥濫矧其再乎竊自幸囚繫踪跡得此於當世之大人碩德也春日載陽伏問是際燕申

體候對時休旺大度何似伏想深澗幽峽教導後進
充養完粹浩氣自生恨不得親近丌席薰陶緒餘也
闢洋文字蒙此副示反覆上下有以見理致該貫辭
旨洞快足使彼賊破胆豈只小小文字而止哉至若
斤正之教真同問日於瞽也何敢措一辭哉然其於
不恥下問之盛意亦不可一向自畫待蒙識少開當
有稟呈也往往辭句間竊或稱許浮實不敢安心處
豈長者教少年底規範耶下諒伏望

答李芝亭 丙子七月十九日

拜違教右已餘半載北望引頸曷勝瞻往春間下輸
承於閩夏區區下懷非只起居萬寧之為幸蓋亦感
仁人君子擇狂納汚之量有以超然乎時輩俗類思
前羹後畏怕首尾者之窠臼也轉輾之頃大火西流
伏惟靜養體宇神佑亨泰眷下諸百并依疇昔二流
渡瀾聞甚缺然而得失有命計當不措意間耳峽裏
水泉淺遠樹木蒙密其所耐旱比野有等稍可慰也
萬一野居之人駢首就食則其為難堪恐無優劣未
知動靜如何云耶且今外寇交煽民心動揺見聞危
急不啻如飢饉癘疫之剥人肌膚而廟堂肉食規為
千載一時接引款厚有同上客則此等邊議論絶非

廢逐者所可干預只於謫於家苟全性命以看下面
正如屈三閭長年度世以見時人出場之如何者正
是計矣而此亦恐不得奈何奈何纍生自始至今幸
沒顯故是朝廷之賜也何暇言苦辛也耶

答李芝隱 勉菴 ○甲戌八月二十八日

頓首白不意釁亂令監一疾頃逝承訃驚怛夫復何
遑竊伏念仁門種德其來有由天佑之吉宜其未艾
而夫何近年以來喪禍稠疊此已不可料者況如亂
友發軔榮途進就無量人皆期之以當衢驥足順風
鴻毛而天奪其年若是其難諶也且念纍生之過營
下也不避時諱即爲來見饋食曰同鄉世好不可恝
也因敢以行資之告絕懇焉則欣然以五千錢見貸
即又曰兄之賜環當先於吾之瓜還遂一場叙懷而
罷豈料此言永作千古之訣耶痛矣痛矣居爾秋深
伏惟服中體度康旺諸百一安死者日遠生者日念
慈哀之慟想益復如新伏望十分理遣以慰泉壤之
孝思如何纍生罪重罰輕不敢言苦樂惟親側久曠
是甚燥煎耳

答金秀山 處咸 ○乙亥

伏惟春深靜養體候神休康福自作此行家間往覆

外凡尊長僧類從前親密合相問聞處一不敢妄通名字非只已之形迹爲雖安人之視之者未始不如是故耳乃文丈不以爲罪猥垂下問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寓瘴鄉之意及說盡人情委曲悲惻殆沒餘蘊伏讀反側感佩何量第伏承榮衛漸衰大異疇昔不勝悶慮纍生自作之孽無可怨尤而離却親側已過三歲人非木石豈能晏然做去耶惟以賤樣之別沒大病爲幸耳小小關心豈謫居之所能廢也耶樞瑞遭故云然否宗中時以爲賴不覺感惻政遠非寸紙可禀伏祝氣字順序衛護以副下忱

答洪安分 檥 ○丙子十月

伏詢冬寒攝養氣候康寧兩度下翰得於不意反覆再三雖極榮感只寒暄禮際老少倒置已深震悚又承伊時杖屨虛屈過次豎桓空旋是則雖長者過舉而其在賤陋之心則一信雖保雖欲負荊不可得耳且夫今日之行亦緣其愚昧僭率而罪律緊重百倍疇昔何嘗一毫彷彿如下教之借重耶纍生篤老情地作此遠遊天理人事掃地盡矣欲贖而自新何可得也只當任之瘴蝎藥材蒙此下副尤用伏感伏祝順時神衛以慰遠誠

與李永平 濟元 ○戊辰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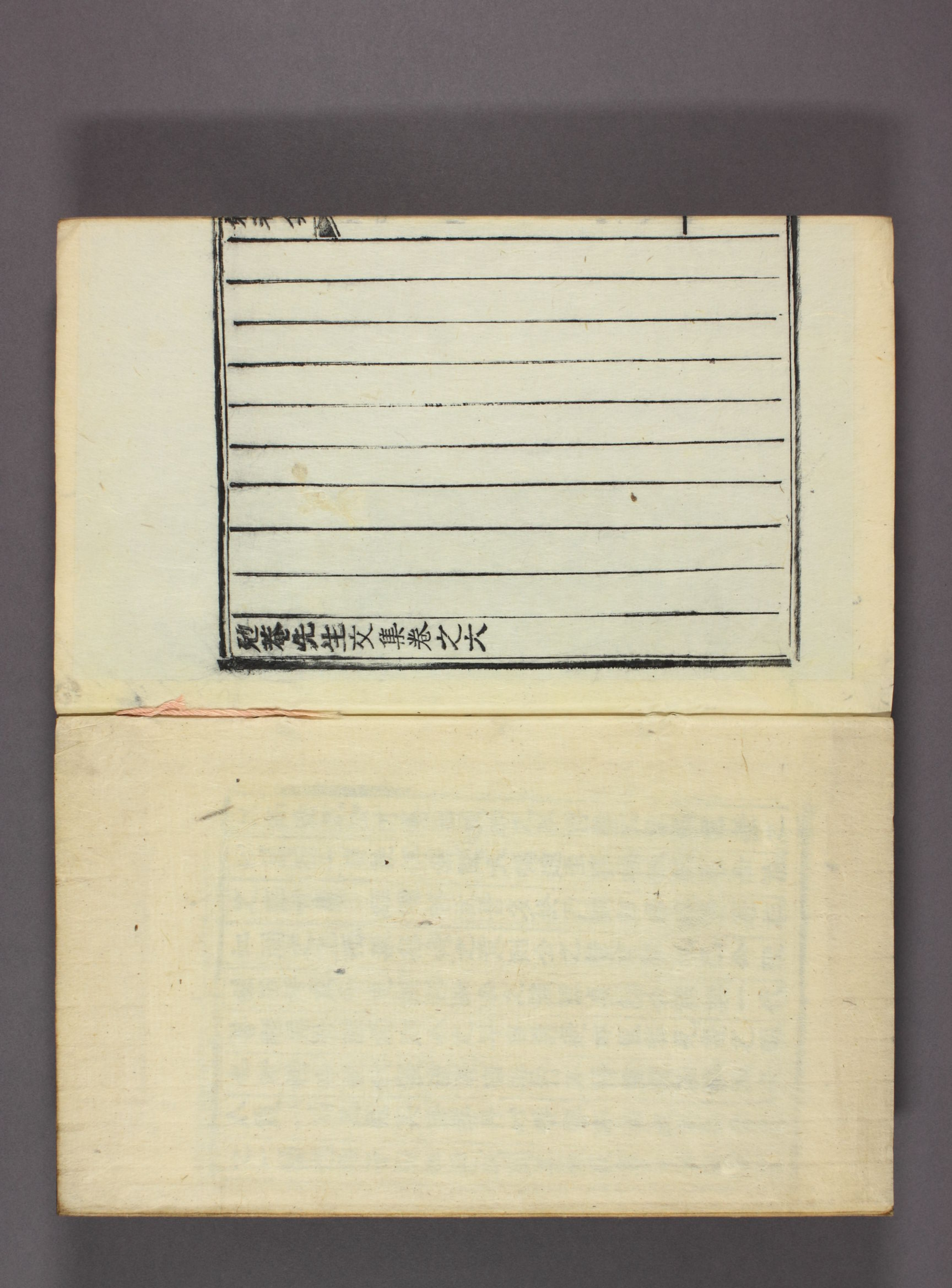
生不孝無狀忝辱祖先既不能保數百年私傳之別廟又將至近千里移奉於他鄉之境而不得展咫尺瞻依之誠則是固往古來今所有之事而區區愚見竊以爲閣下受百里分憂之任當治民事神之責其注措設施之間必能委曲纖悉上副莫嚴之 朝令下慰罔措之民情而事機運轉易如反掌乃有此作懇奠垂財量之一助矣及其題下不過以不敢擅便往呈春曹爲教生奉讀未半尤有以欽歎閣下奉公至誠始終不懈之心而自悔其鄙吝淺陋之不暇也然與其隱之於心以爲屋下之私論不若顯之於外以付大同之公論夫近日國家生民之患其緒萬千而苟究其本末必不盡由於院宇之濫設而軍稅牲幣許多無用之費則當此更張之際其所沿革寔出於 大聖人一治之政然於其間亦不無事實源委之合有商量而不可以 賜額與否年條久近論其斷案者則 朝家根本之地已有存拔之可證至以外邑舉行論之軍伍結稅牲幣等屬之蠲蕩停止一遵 朝餉不得違越而至於毀撤一事類多參酌顧護寧乏其常享之祭禮不可並撤其妥安之堂宇在

在效力俾得保全又有鄰邑之可證則是豈非奉行
朝令尊敬先賢同出於秉彝之均心而並行不悖者
歟然則今此文昌公影堂亦當並列於閣下斟酌商
量之中而不得率爾加手者抑有多端焉以其物遠
世代則二百有餘年矣以其守護節次則本以子孫
之私廟士林歸屬才三十年餘而各以慕賢之誠只
發享祀而已則是果鄉賢祠書院例之比類乎守直
五名亦是故監司李公亨遠以文昌外裔啓稟定屬
者則此與自下冒錄濫圖軍額不可同日而語矣位
士日耕年年供稅何嘗有官結之耗縮享需凡節亦

自私備何嘗有牲幣之空費乎且況孤雲先生之清
風高節百世之下凡具仁義之性者孰不欽仰而尚
論也哉是以上司之前後關文營門之末梢回題亦
無某影堂後錄毀破之措辭明據則決知其有百可
存無一可毀而閣下不詢於士林不謀於子孫獨斷
自用攘臂左梃胡辭昧言輕報上營猶恐毀去之不
得如意者豈非幸其材瓦鐵物之得於空中而備充
於沾溉乎豈非幸其侮賢慢神自來閣下之本心而
快得憑據之階梯乎且閣下動必據　朝命言必稱
奉承苟如是也先於毀撤之　命何其見事風生而

較爭時日不遺餘力後於移奉之節何其逡巡泯默
遷延歲月不思變動乎由此觀之閣下所謂奉承
朝令者殆亦近於委之草莽者矣不圖閣下稽古恤
民忠國報主之政何其前後背馳表裏弁髦而糊塗
顛錯至於此甚也嗚呼毀人之廟人亦毀其廟辱人
之祖人亦辱其祖是豈仁人君子所忍為哉閣下誠
於日夜之所息平朝之所養反身思量則亦當自怨
自乂之不暇而可知今日之論實由於大公至正決
非專出於舞弄議嘲之習也此所以欲一問於閣下
之前而知閣下用心曲折也自茲以往凡係重建奉

安材尾之留屬洞長者絕非閣下之所當干涉吏屬
之所可操縱而至於鐵物之已為輸去者亦可照數
出給不得可否於子孫私奉之論似亦為閣下先病
後瘳之政惟閣下自量論報之地幸甚幸甚



定稿宋詩文集卷六終